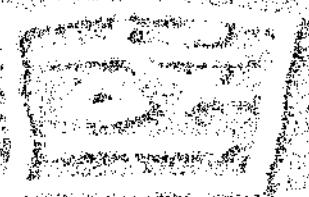


中華郵局特准桂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再版

章太炎先生主任



華國月刊第七期目錄

圖畫

三體石經拓本(五至六) 毛西河山水冊頁(一至二)

季瀛山山水扇面 汪旭初星伯合作山水扇面

通論

改革學制私議

學術

釋彝

六祝齋日記

荀子論解
篇論

佛學叢論
心無論

周禮政詮

但 燾

汪榮寶

黃 倪

太 虛

唐大圓

但 燾

擬重刻古醫書目

文苑

文說五則

邱太夫人神誥

惆悵詞自序

詩一首

詩一首

詩一首

詩一首

詩一首

詩二首

詩一首

詞九首

馮一梅

劉師培

章炳麟

金天羽

章炳麟

李詳

孫景賢

唐大圓

黃侃

黃紹蘭

影觀

徐慶復

詞二首

影觀

詞一首

黃侃

詞一首

汪東

小說

臨春閣雜劇續

吳梅村

雜著

燕葉紀程續

倭艮峯遺稿

驢背集續

退廬

法學卮言

但兼

別錄

國壽錄

樸園遺稿

餘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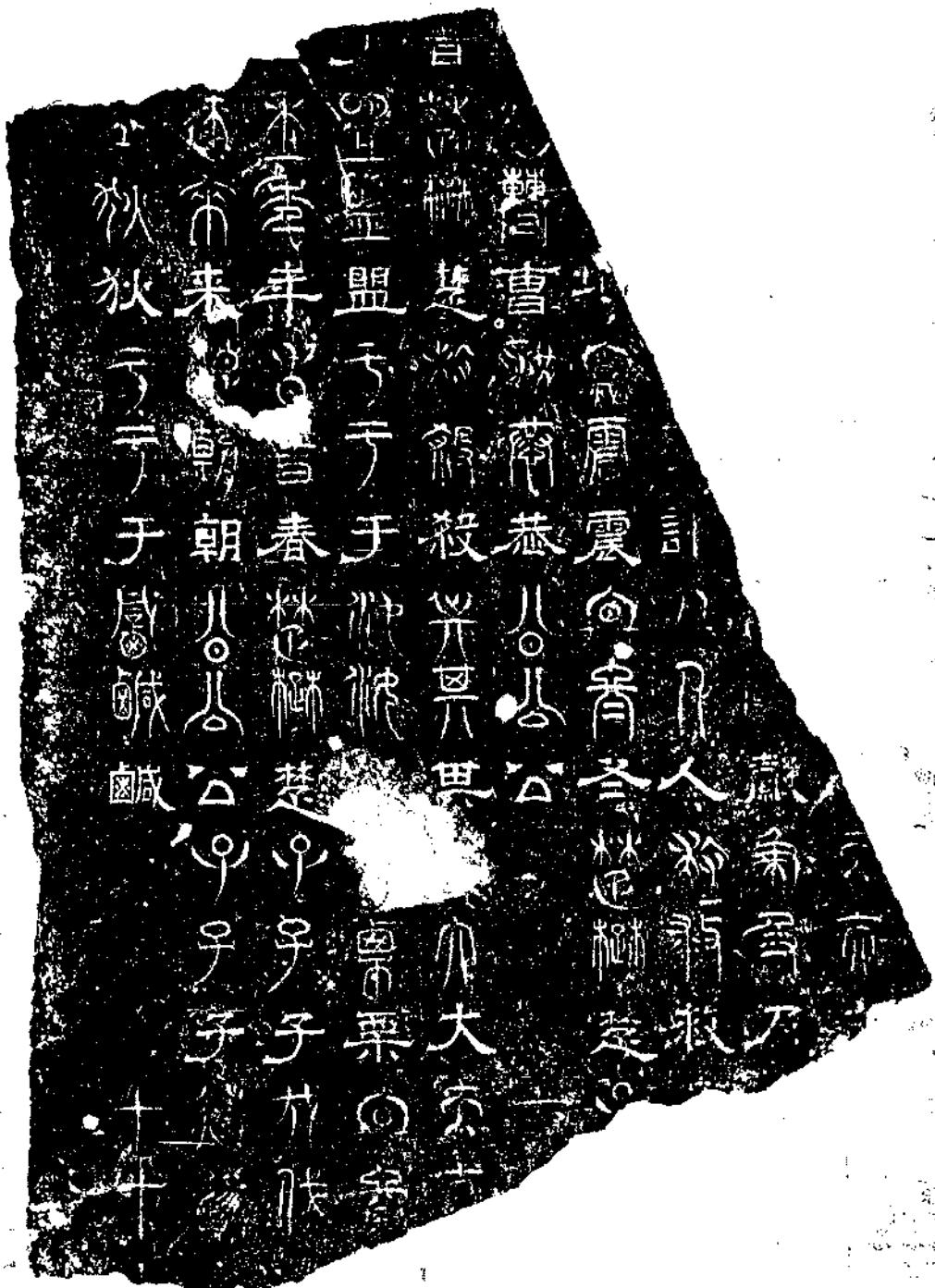
詩牌

華國月刊 第七期

第六期校勘記、

三體石經春秋僖公經

三體石經春秋僖公經





(藏之植但)一之册畫河西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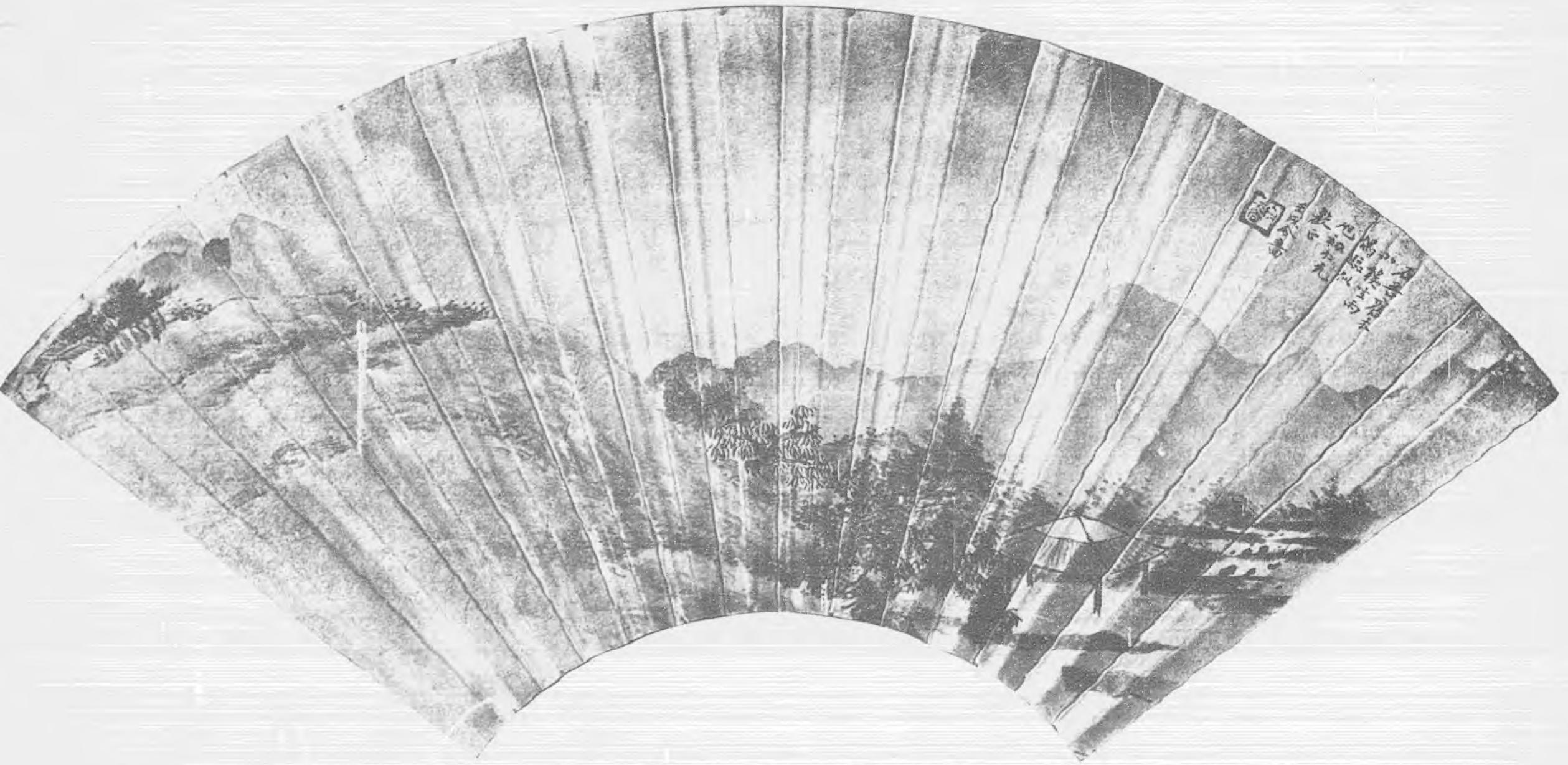
(藏之植但)二之册畫河西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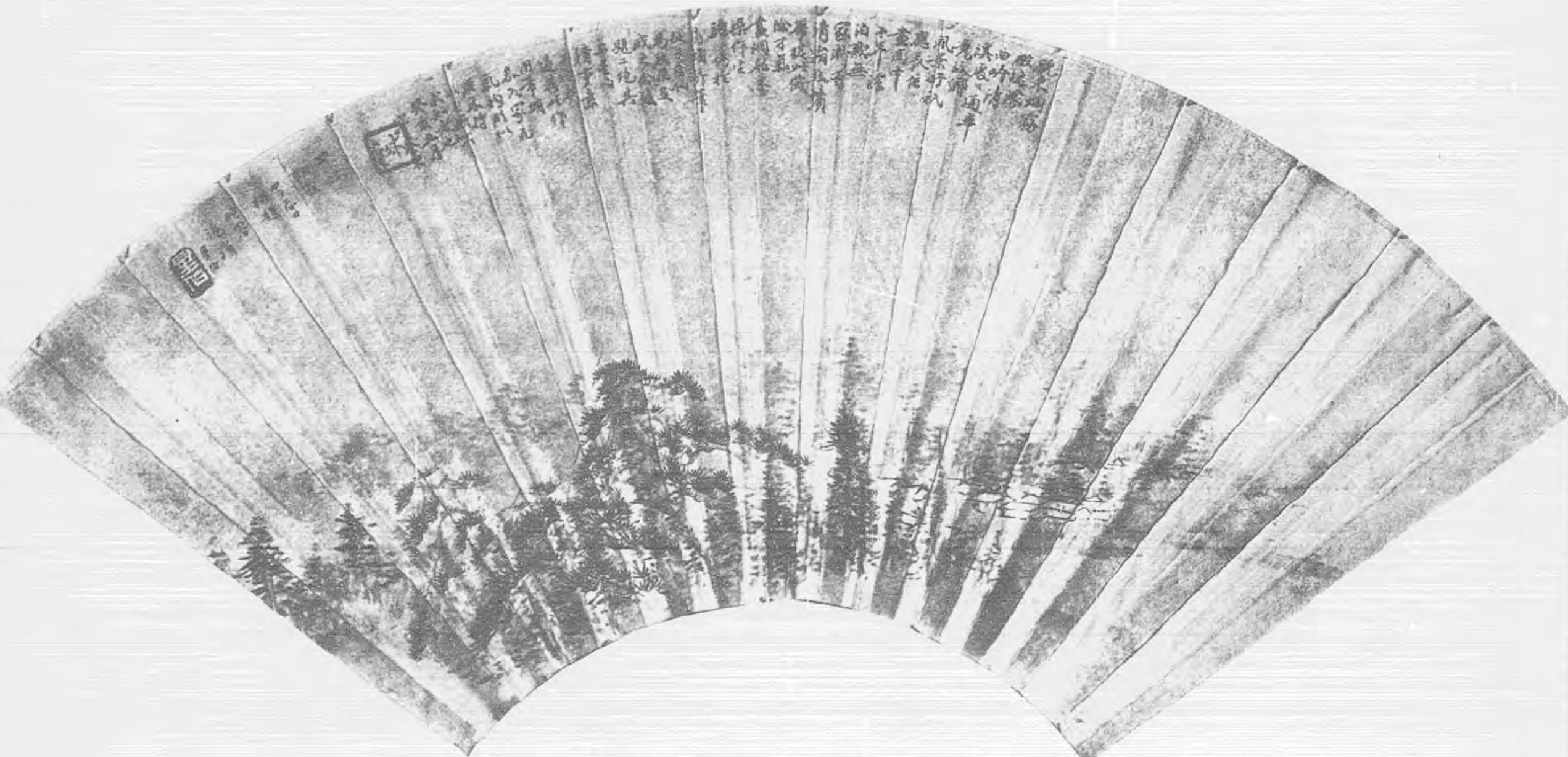
(藏之植但)一之册畫河西毛



(藏之植但)二之册畫河西毛



面 扇 水 山 山瀛季



面扇水山作合伯星菴寄汪

湘山

黃侃



之渝

改革學制私議

但

立國者必崇教化。學校者教化之本原。而人才之所自出也。古者自天子之元子至於庶人無不入學。豈其時爲士者如朱文公所疑。其家各已受田得自食其食。不仰給於官耶。何其養士之費闕而不詳也。周衰井田廢。士始患貧。而國家於教士之外復有養士之責。自漢唐以迄有清皆教養兼施。凡齋舍廩餼被服賜賣獎勸之歲費。皆供於有司。雖在外族入據之代不能革也。今以窮窶無藉之政府。責以養固不可。然而營業之舉則必當停廢矣。

余與章太炎先生論學制。先生發憤扼腕曰。政府設學所以異於私塾者。爲其不以金錢賣口舌也。今者斂民之租稅。以設百官蒞庶事。民力已竭矣。於俊秀之入學者。復徵其聽讀之費。所謂教育者。安在哉。昔漢順帝更修齋舍。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質帝時遊學生三萬餘人。唐太宗置書算博士三百三十員。國學八千餘人。自宋以來。州縣徧設學校。而師生授受之制。終明世未嘗廢。然皆取辦於國家。經費無徵費之令。學校以外。宋明清復有書院。皆發帑置田。以給學費。未嘗令學徒出資。也是故中國二千年以來。教術雖疏。然政府猶知爲義務也。今者政府

設學教士而徵學費。則是設肆於國中。而以市道施於來學之士也。學生爲買主。而官校爲商場。畢業之證。廉價之券也。余曰。今各國學制。高等以下有免費者。其大學則徵費者多矣。大率免費者。不徵其聽讀費已耳。宿膳之費。皆學生所自備也。聞之東鄰學士曰。國家雖徵民租稅。以設備學校。輸納之人。不盡有子弟入學。入校者免聽讀之資。而其家未必納稅。令未入校者代入校者。供儻累年學費。於理未允。先生曰。今欲如前代竭國用以養生徒。吾亦不取也。今當定正額。生若干。不取其費。額外則待繳半費全費而後教之。凡入學者。區爲正額。增廣附學三種。略倣宋學三舍升降之法。月一私試。半歲一公試。政府遣管學官監臨。行黜陟焉。如此。則政府不以營業教育爲務。其半費全費者。本額外增附者也。雖取之而不爲無名。然增附之制。特以收拾遺才。果無遺才。雖不設亦可矣。余曰。曩者南皮初定學校章程。除初等小學及優級初級師範免費外。令學生貼補學費。以爲匪是。則經費支絀。學校難於遍設。本欲優待。反至阻學一也。學生以費不已出。而怠惰曠廢二也。不守規教。視退學爲無關輕重三也。南皮所持之故。至今適得其反。其時以壯年入學費。由己出。故視之猶重。今特以少年入學費。出於父兄。彼固未嘗矜惜也。然以裹糧來學。轉自尊大。于預校政。刲持師長。罷考罷課。不絕於耳。視庠序如市廛等師儒。於傭保德行道藝。不復。

考詳季考月書盡成文具顏之推所謂爛衣剃面傳粉施朱顧人答策假手賦詩者兼而有之此買賣教育之弊所當革者一也。

今人以普及教育爲粉飾文治之具。此特就中學以下言之。若夫大學則不宜冒濫。漢質帝時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浮華相尚。至桓帝時遂有黨錮之禍。馬貴與言靈帝時在學受業者爭相告訟。無復廉恥。當時在仕路者上自公卿下至孝廉茂才皆西園譜價獻修宮錢之人。唐太宗時太學生八千餘人。迄於中唐李吉甫已目生員爲遊手之徒。足稱五蠹。宋元豐以後儒學稱盛。其末流也。太學生甘爲秦檜賈似道之鷹犬。葉水心謂宣和靖康間所用誤朝之臣大抵學校之名士。明張居正當國建議核減生員童生入學額數。有一州縣僅錄一人者。其後復增加學額。崇禎十六年殿試策問有秀孝汚潢池之語。顧亭林謂一爲生員卽思把持上官。侵噬百姓。聚黨成羣。投牒呼噪。崇禎之末。開門迎賊。縛官投僞者皆生員。作生員論主嚴加沙汰。謂少則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爲之師者不煩於教。而向所爲聚徒合黨以橫行於國中。將不禁而自止。王闡運與趙爾巽論學校之弊曰。漢儒稱盛良史譏爲利祿之途。宋學廣開先儒尤恨科舉之士儒爲國蠹。有由然也。今當先明廉恥。分別士民。次整儒官。以修專職。前代之言如此。然所惡於諸

生者。非詔。佞權貴。卽橫暴鄉里。其害中於政治。猶未中於社會也。今京師大學及專門高等各校。每屆學年。招生之布告。遍登於報紙。有如市招士之裹糧挾策應召。而至者數千人。馳驅官署。請託。親故。誼。囂。舟。車。爭。訟。旅。舍。而。官。公。學。校。之。入。學。考。試。政。府。既。不。遣。吏。監。臨。又。無。主。試。同。考。監。試。讀。卷。糊。名。錄。朱。磨。勘。之。法。關。說。請。託。冒。替。來。帶。百。弊。叢。生。亦。有。漏。洩。試。題。事。前。擬。於。校。外。全。篇。曳。白。教。員。爲。之。代。作。者。昔。時。科。舉。流。弊。擬。罪。至。大。辟。發。遣。今。則。視。之。淡。如。其。入。學。之。初。趨。嚮。已。不。端。矣。重。以。名。額。太。廣。各。校。宿。舍。所。不。能。容。聽。自。貲。民。居。學。舍。公。寓。觸。目。皆。是。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女。閨。劇。場。遊。館。公。園。所。在。見。學。生。之。履。聲。帽。影。自。知。干。犯。輿。論。則。造。爲。亂。倫。之。辭。自。知。資。用。不。給。則。妄。附。共。產。之。說。於。是。歸。爲。子。弟。則。悖。傲。父。兄。出。爲。商。賈。則。竊。盜。財。幣。其。敗。壞。社。會。蓋。非。昔。人。所。及。慮。也。然。爲。其。魁。者。又。非。有。少。正。卯。鄧。析。之。才。也。入。學。以。後。講。義。率。用。外。著。盈。篇。累。牘。皆。旁。行。斜。上。之。文。口。講。手。披。盡。東。塗。西。抹。之。語。講。者。旣。無。所。師。承。聽。者。亦。無。所。傳。受。外。國。課。本。爲。無。形。之。空。策。畢。業。論。文。爲。改。頭。之。墨。卷。學。士。博。士。循。資。取。得。與。待。年。之。歲。貢。需。次。之。輪。補。何。以。異。焉。以。學。校。而。兼。襲。歲。貢。捐。班。之。弊。縱。無。如。前。所。譏。之。事。亦。必。不。能。爲。國。家。社。會。用。矣。且。廩。生。在。學。歲。科。有。試。閒。員。聽。鼓。甄。別。綦。嚴。而。今。日。之。學。生。可。以。刼。持。師。長。爭。論。分。數。進。退。校。官。褒。貶。人。物。責。人。求。全。自。訟。

不。勇。此。今。日。學。額。太。多。之。弊。所。當。革。者。二。也。

專門之學貴乎。自得。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未易臻其壘奧也。荀子曰。君子博學而日參損乎已。王充曰。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韓文公曰。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弟子不必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今之教授。開會自舉博士。無著述表見者。但列大學講壇。亦得冒其名。轉販外籍升堂講授。以漏刻計資。一降講壇。師弟不相面。悠悠若行路。所傳者外籍之糟粕。無所謂道。所受者耳食之浮詞。無所謂業。學生但尋味講義。甫涉藩籬。已取高第。如操券欲其參考。羣籍日進月益。居近識遠處。今知古不可得矣。師既無道可傳。學生亦無業可受。無惑可解。求一能言之外國。鸚鵡不可多得。學生之耳目心思。無所寄。則放僻邪侈。無所不爲。師之所操持者。已不足程。而學生之智識。更不敢望與師齊。此多講論少自修之弊。所當革者三也。近有一二學校。亦令學生自閱書籍。有不解。則問師。然師既淺陋。其所傳於學子者。仍西土之唾餘淺陋之課本。雖自修亦無益也。

吾聞德意志學制。其中學有三。一曰古典中學。以揅究古文爲宗旨。希臘拉丁文尙焉。二曰半古典中學。省去希臘文。專肄習拉丁文。輔以外國文。如英法語等。是三曰實科中學。與中夏現制同。蓋中學宗旨在陶冶品性變化氣質。希臘拉丁文字爲彼土文化所自出。律已修身之道。於是乎。

賴日本學士。以彼土中學僅有修身歷史二目。而無古典爲憾。然日本於其國語之外。尙有漢文。彼本無固有之文化。略得隋唐之緒餘。而不能擇精語詳。固其宜也。南皮訂學堂章程。令中小學注重讀經。謂學失其本則無學政。失其本則無政。其本既失。則愛國愛類之心亦隨之改易。又令各學校不得廢棄中國文辭。以便讀中國文籍。戒襲用外國無謂名詞。以存國文。端士風。當日以爲迂闊。迄今思之。良有至理。夫治法政者。不讀九通。明清會典。奏議。諸史。刑法志。唐明清律。則不知政化。律例。創始。因革。及積弊之由來。與夫歷代政治風俗。偏重變法。得失。不同之故。治經濟學者。不讀九通。諸史。平準。食貨。國用錢幣之記載。則不知物價。及度量衡。變遷。錢幣。得失。賦稅。利弊。歷代工稅。用民力。不用民力之別。不讀公私地志。則不知出產之盈虛。賦稅之厚薄。地方之利病。治歷史者。不讀正史。則不能精熟一代之事故。而於古今不能貫穿。不讀通鑑。紀事本末。則不能貫通古今之大勢。治文學者。不讀古書。不知文字音韻。名義訓詁。及文體之變遷。則不能分別文章之雅俗。治農學者。不讀齊民要術。農書。救荒本草。農桑輯要。農政全書等。則無以爲講農備。荒之資。他若孫子兵法。日本陸軍大學。以爲教科。戚繼光之紀效新書。練兵實紀。曾國藩變通。以辦團練。雖古昔而不遺。卑近而可採。其他蟲魚鳥獸草木礦石之屬。或我有。而彼闕。或彼存。而我亡。

或我早知其功用而彼尙無所發明外學所有者國學皆肇其端特典籍浩如烟海艱於尋討得專門之士百數十人竭十年二十年之力以整齊而排比之發數千年之寶藏供宇內之探討斯固有待於後日然即今現存之書可以披覽者亦不得置之不觀也若廢國學則無人能讀四部百家之書而中夏之寶藏永闕偶有所得亦不能筆之於書播之遐邇傳之歷葉于是處官則不知山川郡縣之名明農則不知穀麥草木之號雖有所學與客卿及外國技師何異哉如是則盡廢漢官漢師而一以外人代之不猶愈乎此重外學輕國學之弊所當革者四也

古者學出於官空言著書馬貴與所譏班固儒林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勸業者寢盛枝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利祿之途使然晉人尙空譚于寶晉紀總論極言其弊謂風俗淫僻恥尙失所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譚者以虛薄爲辨而賤名檢晉書儒林傳序云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顧亭林謂國亡於上教淪於下羌戎瓦僭君臣屢易皆林下諸賢之咎朱文公學校私議曰其所以教者不本於學校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其甚弊則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足敗壞學者之心今之號爲博士據皋比以聘說辭者稗販外籍摭拾老墨口偷夫之言行正始之行身

無。守。城。之。實。用。而。繳。繞。浮。言。學。非。柱。下。之。史。官。而。託。訶。禮。法。厭。政。典。之。骸。詳。則。視。同。朝。報。惡。紀。傳。之。浩。瀚。則。目。爲。家。譜。學。子。奉。爲。大。師。書。賈。倚。爲。奇。貨。其。咳。唾。餘。沫。猶。足。沾。溉。四。方。中。夏。數。千。年。聲。明。文。物。積。無。數。賢。智。豪。俊。所。封。殖。而。不。足。者。一。二。妄。庸。教。員。裂。之。而。有。餘。此。重。清。譚。輕。實。學。之。弊。所。當。革。者。五。也。

然。則。欲。革。五。者。之。弊。其。道。奚。由。曰。設。正。額。生。不。取。其。費。入。學。畢。業。考。試。政。府。派。員。監。臨。考。官。同。考。官。由。政。府。於。大。學。中。外。教。員。及。鴻。儒。碩。學。中。簡。充。至。期。局。試。監。試。讀。卷。糊。名。錄。朱。磨。勘。之。法。一。如。科。場。故。事。取。中。之。額。務。求。精。核。苟。非。其。人。寧。闕。母。濫。或。全。場。不。中。選。則。率。予。報。罷。其。有。冒。濫。者。教。育。部。得。調。取。覆。試。以。定。去。留。經。史。政。治。法。律。經。濟。中。國。固。有。之。學。以。中。國。爲。主。凡。九。通。廿。四。史。通。鑑。紀。事。本。末。明。清。會。典。及。切。要。書。籍。由。政。府。出。費。刊。行。人。予。一。部。以。資。肄。業。畢。業。繳。回。書。史。浩。瀚。若。者。選。讀。若。者。專。精。悉。稟。於。教。授。而。教。授。之。辟。請。自。宰。輔。以。至。白。衣。不。拘。官。等。畢。業。無。年。限。以。能。畢。課。程。者。爲。限。其。現。有。學。生。俟。考。試。畢。業。后。卽。依。新。制。先。置。豫。科。大。學。教。員。如。辟。請。不。易。得。或。設。特。科。以。徵。求。之。外。學。則。暫。以。外。人。充。選。而。本。國。人。爲。助。教。學。子。不。由。本。國。畢。業。而。挾。資。赴。外。國。大。學。倩。人。作。答。或。抄。襲。中。國。諸。子。學。說。冒。加。己。名。給。取。博。士。名。號。者。但。得。稱。某。國。某。大。學。託。克。託。爾。

不得泛稱博士。以別於本國學士亦如之。本國學子不由學校而有著述者。得呈著述於大學。由教授公同評定。合格者得予以學士稱號。或博士學位。大學畢業生。內發院部。外發省府縣觀政。自一年至三年期滿。注擬薦任官初級及幕職科員。蓋學成而不使人官。無以慰其期望。則怨讐。生擢用過優。無以練其才識。則驕矜萌。皆非器使之善法也。然后輔之以書院。廣之以特徵書院。以宏教化特徵。以廣登進。庶乎可稱良制。世有哲士。當不河漢余言也。

案學校本中國舊制。特清時校官失職。絕無講授人。遂以學校爲新。耳。南皮在時。已爲浮言所嚇。無怪其餘也。然自昔設學論者。早謂學生爲國蠹。無可如何。始以科舉取士。又以科舉無教士之實。於是始興書院。究之方聞之士。經世之才多於大師講塾。儒人學會。得之次則。猶可於書院得之。而正式學校無與也。今者學校叢弊。業已不可爬梳。如一切廢置。則政府。關教育之責。如因循不改。則學校爲陷人之阱。余意惟有嚴定學額。不取學費。則國用足。給而學子亦不至以買主自大。植之斯論。大端與私意相合。然法立則弊生。人存則政舉。果能見之。施行亦待之其人耳。非今日炳政者所得藉口也。章炳麟記。



太
炎

孫



釋彝

汪榮寶

古宗廟裸將之器謂之彝。其字從互。从糸。从米。从升。說文隸之糸部。云糸彝也。升持米器中實也。互聲。此與爵相似。今按彝之从糸。義無所取。許君釋糸爲綦。未喻厥旨。段注以爲綦乃幕之形訛。據周禮疏布巾幘八尊。畫布巾幘六彝。謂彝尊必以布覆之。故从糸也。此亦皮傅之說。遠於事理。器有幘者衆矣。何獨於彝而从糸以象之。余觀鐘鼎彝器。古文彝多作斚。或省。作斚。或反書作斚。作斚。初不得其形義之所在。反覆審之。乃悟其字从^辛象器。有刻雞之形。入象其首。从^身象身尾。从^足象足。从^丂象柶。从^𠂔以持之。此與尊字制作之理全同。古文尊作犧。从酉。象器。从八。爲水半。見象酒。从^𠂔。象刻山之形。从^𠂔。與彝同。或省八作犧。猶彝之省。或書^𠂔在右。猶彝之反書也。古人酒醴之器爲類。至繁無以名之。則取其畫刻或所象之物之名。以爲名。畫山者謂之尊。畫雞者謂之彝。猶畫雲雷者謂之犧。畫禾稼者謂之彝。象雀形者。謂之爵。並因聲見義。古音尊與山同。彝與雞同也。明堂位云。山罍。夏后氏之尊也。灌尊。夏后

氏以雞夷。明山尊雞彝爲尊彝。豫飾之始。並是中古簡質之作。周監二代。禮器大備。乃有六尊六彝之辨。尊字之从阜。彝字之从雞。皆從其制。器造文事相表裏矣。小篆作彔。乃由古文之象遞嬗而來。蓋彔形之彔。絕類古文豕字。作小篆者。務以齊整爲工。因遂變彔爲匚。匚。豕頭也。其變彔爲匚。亦有所本。蓋此字中形作彔者。書體之常。而或書作彔。史頌則變而从匚矣。又或書作彔。遺蘇敦子則變而从匚矣。小篆彝之从彔。即承彔形而省改之。至易。爲米。則以文字代畫象。令字體左右疏密相稱耳。雞者。知時之畜。彝之訓。常訓法。蓋取諸此。向嘗疑六畜之字。多屬象形。雞从佳。奚聲。斯惟異例。依許君說。奚以籀文鱗省爲聲。明其字當出於史籀作大篆以後。雞字更从奚聲。則是益爲晚出。夫以先民日用飲食。狎見之禽。世更三古。不聞依類象形。直須周史增改古文。始有其字。得毋乖於人文之通義。今以古文彝字證之。乃知奚之與鱗。實爲同物。按夏有車正奚仲。皋陶謨稱。徐志以昭受上帝。孟子引。古象形字。橫書之例甚多。如犬等字。非橫視不能得其形也。稍變作彔。小篆遂改爲形作彔。董橫書之。卽成彔形。古象形字。橫書之例甚多。如犬等字。非橫視不能得其形也。

奚。然則奚即雞之正文。乃象形而非形聲。其从佳作雞者。猶宅之或从虫朋之或从鳥俗書增益取便識別耳。故奚斯或作雞斯。奚毒亦爲雞毒。非直聲近抑實字同。若其訓爲大腹。則雞字之假借或奚義之引伸與。





六祝齋日記

摘
鈔

黃侃

季剛以六祝齋日記及感鞠廬日記共八卷見寄。其中多述讀書所得。勝義紛綸，不可枚舉。其稷通釋戶鳩兩篇已別鈔專載。見本刊第四期中其餘隨筆所記。有關學術者。卽依日記卷次摘出。以餉學人。猶有雜文碎義。當別爲書。輯入雜著中。裂一書爲四五。削足以適屢。編者之罪也。

編者識

校易大有卦。閱書傳參正至大禹謨。王書不唯強分今古。史公一人之說。忽今之忽古之。此一蔽也。孔傳雖似王子雍所爲。而經文訓故必不敢爲大傀異。以啟世之疑。故今日攷此經于古今。文俱無徵。無說者。毋寧卽用孔傳。乃不悟此而用後人之說。如月正元日食哉。惟時惠疇皆別采清人之說。豈王肅反不如後世無師之流乎。此二蔽也。又執單文而譏孔傳。以說文引時。惟懋哉。而云孔用今文。史記亦非今文。王說殊固。以列女傳一引汝居稷之文。而謂孔作后稷爲誤。并謂史記國語皆淺人所改。以書疏引馬鄭王本禹曰益哉。而謂今作僉曰者爲方興之誤。并史記詁爲皆曰者。亦謂爲後人據方興改之。不

知書籍流傳自多歧互。何淺人之不憚煩而屢改古籍邪。此清世校勘家之大失也。王亦同之三蔽也。若夫校勘不精其責不在著者。然聖謠之聖皆書爲暨。則不知其果據何本。孔傳釋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云。順謂施其政教。以順詁若。不須更牒經文。而王云順上疑奪文。則不知其何由知奪。要之此種書徒以繁稱博引。嚇儉陋之夫。以榮今虐古閉樸學之喙。則亦毋庸深贊矣。皮錫瑞所引證據。大略襲陳喬樅。以上鈔壬戌一月

廿七日日記

閱書訖大禹謨古文雖僞作。而舞羽格苗。則載籍所共傳。益吾引諸人說并駁其事。則惑之甚也。無傷無夷馮夷冰夷皆罔象也。象有豫音故轉而爲無傷夷有蒼音。故轉而爲無夷。固無馮冰則聲類通也。水之怪曰龍罔象故或以爲河伯。有說馮夷爲人姓名。乃不得其解而訛說之也。海若之若讀爲左倪不若者同。廿八日

校易豫卦。校書益稷至日奏罔功。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傳讀不時爲句。史記詁之曰。帝卽不時布同善惡則無功。以帝卽不時布同善惡釋帝不時敷同言帝不以

時布同好惡於諸臣。以則無功略釋日奏罔功。日進於無功卽無功明矣。不煩更詰。日奏之義。孫淵如讀敷爲句。讀同日聯之。皆謬。王釋日奏爲日進人而用之。亦失經旨。大氏欲故與僞傳相違耳。在治忽三字。歧異殊多。鄭康成忽作𠙴。史記作來始滑。漢志作七始詠。隋志作七始訓。此卽承用漢志。則漢志本作訓。索隱引今文作采政。忽。鄭以省爲臣見君所秉。未知据何師說。疑鄭用今文作采政。智。故云。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敷於五官。蓋謂聽聲而書之。於笏。以其政告五官。官五故言也。竊謂孔傳之義不謬。忽當訓亂。故史記作滑來者。采之訛文。楊慎說爲黍。之誤非也。采者在之通借始者。治之借字。政則與治聲訓兼通。是史記今文古文只用通借。並無異解。漢志作七始詠。隋志作七始訓。書大傳說六律五聲八音七始之義。此乃今文末師據訛文以爲說也。伏生自作。大傳本非。孫云忽當。則非。采訛爲七者。蓋先訛作黍而後改爲七。忽訛爲訓者。蓋習通作忽。亦通作𠂔。爲𠂔。則非。𠂔字曰旁作川。則似咏字之口旁作永。咏正篆從言。復訛爲訓矣。七始起於周時。虞安得有七音哉。大氏他經字異。多由聲轉。惟此經今古文之異。多由字訛。箇鎔榦可作箭足杆。割申勸可作周田觀。腹腎腸可作優賢揚。

則采治芻訛爲七始詠。何足怪爾。

卅一日

皋陶謨。孔書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諸家異說。會今古文皆當作繪。藻一作璪。說文) 粉一作黻。(說文) 米一作練。(說文) 希一作彌。(鄭注大傳引)

大傳說。禮書引大傳虞傳曰。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縵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縵。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縵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禮書引傳曰。華蟲五色之蟲。而以爲黃。璪水草蒼色。而以爲赤。玄或疑焉。鄭注大

服一

隋書禮儀志。大業元年。虞世基奏。近代故實。依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縵宗彝純黑。與前異。鄭注大傳引藻純白。與前異。○隋志引鄭玄議已火純赤。與前異。○隋志引鄭玄議已非之曰。五采相錯。非一色也。

歐陽夏侯說。續漢輿服志。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

輿服從歐陽說。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乘輿刺繡。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云。董巴輿服志同。惟徐廣車服注云。漢明帝衣畫而裳繡。

史記說 夏紀。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汝明之。

馬說 會。馬作繪。釋文。彝音夷。馬同。釋文。○案。馬云。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爲四章。

鄭說 會。鄭作繪。釋文。鄭玄曰。績讀爲繪。凡畫者爲繪。凡畫者爲繪。文選注。績繪當互易。下繪當爲績。鄭云。繪

讀爲績。凡畫者爲績。書疏。鄭玄讀繪爲績。謂畫也。左昭廿五年傳疏。○案。鄭玄云。鄭云。宗彝虎也。

云。宗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蜋彝而已。

書疏。又隋書禮儀志。王僧崇引鄭玄云。蜋、蜋屬昂鼻長尾。此當是周禮注。鄭云。紛米、白米也。

書疏。鄭云。希讀爲黹。黹絫也。司服鄭注引書作希縕。云。希讀爲綈。或作綈。字之誤也。綈。黹。互訛。鄭陟里反刺也。

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衰。宗彝爲毳。案司服鄭注。鷩畫以雉。謂華蟲也。毳畫虎雉。謂宗彝也。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書疏○大宗伯疏引鄭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謂五章哉。注鄭曰。性曰。也。鄭曰。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爲之色。作服者。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大夫自粉米而下。書疏又月令疏自山龍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大夫自粉米而下。余欲觀古人之象。言欲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序引書曰。系部云。繪說文說。序引書曰。余欲觀古人之象。言欲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序引書曰。系部云。繪會五采繡也。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玉部云。璪玉飾如水藻之文也。從玉。彙聲。虞書曰。璪火黻米。黹部云。黻。裘衣山龍華蟲黻。畫紛也。從黹。從粉省。衛宏說。書釋文。粉米說文作黻綵。糸部云。綵繡文如聚細米也。從糸。米亦聲。王肅說。日月星辰。舜時卽畫旌旗。不在衣。粉米黼黻或繡於裳。或爲雜采。亦不入正數。

孔傳說。欲觀示法象之服制。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

染武帝引孔安國云。華者花也。左昭二十

五年傳杜注。華蟲若草華案。畫於衣服。本馬季長爲說。畫旌旗忽同王子雍。王曰此傳出王之一證。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此本馬鄭。宗廟彝樽亦以山龍。

華蟲爲飾。

案馬亦不以藻入章數。

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

考工記曰。火以粉若粟冰米

若聚米。

○又案說文亦二物也。

黼爲斧形服爲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緒。

此與鄭不同。

鄭皆違。許同。與許同。與許同。

五色備曰繡。

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青與赤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

此用五采句。天子繡日月而下諸

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

此全襲馬說。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

以五采明施於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

隋書禮儀志。梁武帝曰古文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攝三物也。

此孔傳本。

山龍華蟲。

又以一山攝三物也。袞火粉米又以服攝三物也。

此二釋不知所本。

不 是爲九章今袞

服畫龍則宜應畫鳳明矣。

此氏以蟲爲鳳傳會有虞

皇而祭然皇非衣名。

孔安國曰華者花也則爲

花非疑若一向畫雉差降之文復將安寄。

此駁此駁

大傳華蟲黃也爲鳳皇又引說

文及梁武此制以傳會之。

考工記。畫續之事。火以圜。

鄭玄謂形如半圓形似火也。司農云爲圜形似火也。章讀爲璋。璋山物也。在衣齊人

謂所爲璋。水以龍。龍水物。在衣。○疏引馬氏以爲璋山獸。畫山者并畫龍。鄭卽以璋表山。以龍表水。烏獸蛇。謂所謂所華蟲也。在衣蟲之毛鱗有文采者。○疏云所謂庚書云山龍華蟲。彼畫華蟲者象草華。此爲孔所謂。○次在龍下。此文亦次龍下。故知當華蟲也。言華者象草華。

其有鱗者是有生之總號。言鳥以其有翼。言獸以其有毛。言蛇以

起治此經至暮。謂當從考工記及鄭說爲長大傳說五章可疑。已如鄭說若孔之釋宗彝則不應攬入服章之內。孔之釋華蟲爲二則顯與考工記相違。如今文及許以繪爲繡則經文作繪。繩繡爲重複。又與考工畫續之事不合。

考工五采備謂之繡。連類釋之也。言先畫而後謂之繡。疑說文釋繪云會五采繡也。小當謂先會畫五采以備繡。非謂繪卽繡也。

馬孔以繩爲葛。雖同於淮南主術高注。又與周禮不合。至梁武自我作古。袞服畫鳳而傳之華蟲之蟲。蓋無譏焉。

以上鈔二月

一日

校書至禹貢青州。王於冀州言九州八枝已入流域。以駿孔疏冀州之水不經流域。於兗州言九河皆在冀州。以駿孔傳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祇顧駿人而隔越數

紙即不相照顧如此亦奇事也。





荀子論續第五期

太虛

四、解蔽篇論

解蔽者何解。人心之蔽也。蔽之者何如是心生。卽有如是法生。萬法皆心之蔽也。解之者何道也。案佛法有六度。以解脫。布施。持戒。以解貪著。持戒。以解淫酒。忍辱。以解暴害。精進。以解懈怠。禪定。以解散亂。般若。以解愚癡。卽此六度。曰菩薩道。

道者何人心以一行萬以類行雜之通塗也。而能解之者還在人心。非證乎心無見乎性。非見真性。無性則不能以一行萬。非見幻性。有性則不能以類行雜。故曰道者治之經理。心者道之工宰也。唯管子亦曰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今荀子解蔽一篇可謂舉之無上。按之無下。保傅人天而度越人天矣。嘗試論之能表示而無表示者謂之心。所表示而有表示者謂之法。有表示故有對待。無表示故無對待。即所觀能所有可對故有能。卽心觀法。心無可表故無法。無法故無所無能。有能故有心有法。有心有法故有差別。有差別故有分類。了取差別之分齊者曰想。詮顯差別之分齊者曰名。名兼相即憶習想名者曰念。計量想名者曰數。

推行想名念數者曰思。集起想名念數者曰緣。簡擇想名念數思緣之同異者曰慧。楷定想名念數思緣之同異者曰理。審決簡擇之慧者曰勝解。究竟楷定之理者曰了義。無能無所。故無差別。無差別。故無可分類。無想無名無念無數無思無緣無慧。無理無勝解。無了義。強以無差別者。謂之心。心亦隨法性而有差別。強以有差別者。謂之法。法亦依心真而無差別。功極而應真。謂之聖。見性而趣道。謂之賢。契聖而賢。積賢而聖。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虛則入。將事道者之壹。壹則盡。將思道者之靜。靜則察。入而盡。盡而察。則功極而應真矣。知虛知壹。知靜。曰見真性無性。知藏知異。知勤。曰見幻性有性。在乎聖真者。想念恩慧勝解。皆曰智。名數緣理。了義。皆曰德。合智德。而符心真。以一如者。曰仁。總智德而殊法性。以萬殊者。曰人。人卽兼指一切衆生。不昧無差別。心而偏觀。有差別法。是謂以一行萬。隨順差別之理。而曲成差別之事。是謂以類行雜。上皆是吾自定義界。闕者不得以成名駁。差別而無差別。故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無差別而差別。故體常而盡變。不昧無差別心。而偏觀有差別法。故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隨順。

差別之理而曲成差別之事。故衆異不相得蔽以亂其倫也是謂大清明。於是乎心術之患祛蔽塞之禍解矣。不能了無差別之一不能盡有差別之類。由是而役其心焉。乃偏舉一隅以概全。各封一界以相伐。心不使焉。則又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此衆人之所由蔽也。其爲蔽雖萬殊哉。其所由蔽者具於斯矣。故君子貴明乎道而誠乎心焉。

(完)



佛學叢論

唐大圓

心無性論

古文心爲。象花木。薈擬肉團心。或如西人以運思用腦。說心在腦。故上象腦下從心。示心與腦貫通。意在佛家。思爲心。所助心作業。與心相應。非卽是心。以是知中國古時。但知有肉團心。西人但知有心。所雖心亦不知。性字從心生。聲形聲會意。謂心之生。卽是性。是其言心。言性。皆有生滅。心有生滅。固然性若有生滅。則與心何別。以是義故。中國古人多不知所以爲性。所言性。皆誤。心爲性。不知無性。如告子曰。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苟子曰。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名雖言性。實則言心。心卽剎那生滅。故亦無性。今請先言心。

老聃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心本無常。不獨聖人。常人乃至一切有情。皆然。若執爲常。乃是徧計所執。性亦是第六識中之俱生。分別我法二執。亦是第七識之俱生。我執。故老子又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道之道。與可名之名。皆依他起。性若執爲常道。常名。則是由染分。依他而成。徧計所執之實。我實法。若知雖可道名。而非有常。則遣徧計所執而契圓成實性。卽二

無我所顯之眞如亦卽淨分依他然則何云以百姓心爲心耶曰一切衆生無常之心本來平等無有差特亦無執著自第六第七二識相應之不正見心所執爲實我實法認爲性常遂起種種分別計度執爲何者是我何者是人何者是色何者是心何者可貪瞋癡何者可殺盜淫妄語等乃至分別無已寢寢起八萬四千煩惱生生死死輪迴六道然推其根本重罪猶在執我若知我心卽百姓心都無有我卽此心亦是無常於是日用常行應事接物皆翻然悟此無我之無常心卽是百姓之無常心事事以百姓心爲準百姓心所好卽好之百姓心所惡卽惡之若拂百姓心之好惡卽是拂自心之好惡若順自心之好惡而拂百姓心之好惡時則應知此必有我或執我心爲常如悟無我無常必無是也若順百姓心之好惡而拂自心之好惡時亦應知此由妄執有我妄執我心爲常之習氣使然非我本心如達本心必無是也如是則知欲求本心求之於已則不得同之於百姓則得之欲同百姓之心求之於百姓之各自則不得求之於百姓同情間或共同相互關係時則得之自心不欲自拂好惡知百姓心亦不欲自拂好惡百姓心不自拂好惡卽自心得遂其好惡以是故學佛人但隨順衆生心不自有其心則自願旣滿衆望亦足昔普賢菩薩之欲滿普賢願也則言恆順衆生謂盡法界虛定界十方刹海所有衆生種種差別所謂卵生

胎生濕生化生。或有依於地水火風而生住者。或有依定及諸卉木而生住者。種種生類。種種色身。種種形狀。種種相貌。種種壽量。種種族類。種種名號。種種心性。種種知見。種種欲樂。種種意行。種種威儀。種種衣服。種種飲食。處於種種村營聚落。城邑宮殿。乃至一切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無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如是等類。我皆於彼隨順而轉。種種承事。種種供養。如敬父母。如奉師長。及阿羅漢。乃至如來等。無有異於諸病苦。爲作良醫。於失道者。示其正路。於闇夜中。爲作光明。於貧窮者。令得伏藏。菩薩如是平等饒益。一切衆生。何以故。菩薩若能隨順衆生。則爲隨順供養諸佛。若於衆生尊重承事。則爲尊重承事。如來若令衆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此明如來無常心。亦以衆生心爲心。衆生心歡喜。卽如來心歡喜。衆生心愁苦。亦如來心愁苦。然則真學佛者。當以其心隨彼卵生胎生濕生化生。乃至無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等類衆生轉。又以如是等類之心。爲其自心。其種種承事。種種供養。如敬父母。如奉師長。及阿羅漢。乃至如來等者。卽是承事供養自心。其於諸病苦。爲作良醫。卽醫自心之病。於失道者。示其正路。卽示自心正路。於闇夜中。爲作光明。卽照自心之間。於貧窮者。令得伏藏。卽濟自心之貧。如是平等饒益。一切衆生。皆卽平等饒益。自心自心合於字爲息。

其義爲自心分時有自他種種無量之心互執爲我爲常生死不息致世界國家擾擾六道酬報無窮若以自心與他心合則心心相印本無自他我常等執則生滅滅已寂滅現前世界國家等影象皆歷然炳現於心海是卽自心亦名爲息息亦寂照義自爲寂心爲照寂照爲心實相故息爲心實相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又曰七日來復來復有息義故耶教以七日爲一成因之安息與來復闡合有情同分非相倣也說心已竟次說性。

問心若無常何以世人執心有善惡無記等三性起惑造業耶曰心可云有而實無性惟其無性故云心無常如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楊子言善惡混告子言無善無惡雖彼言性實祇證明心本無性何以故惟無性故可言善言惡言善惡混言無善無惡等皆不相礙故皆當於理故若執爲定善定惡定善惡混定無善無惡等卽是執無常心爲有常之偏計所執乃現前世間衆生之通病是不明心本無性而妄認心爲性所以紛紛藉藉大亂以起欲辨心性當先明性之義界莫善于鄙諺所云本性無改故凡說性皆宜以恆常不可改變爲義今孟荀楊告等所言性皆可改變在佛家不過第八異熟識中所含漏無漏種子以未起現行權名曰性故中庸云天命之謂又云喜怒哀樂未發此種子亦名習氣卽由衆生無始生死業習及父母遺傳乃至出生後社會

風俗習慣所染而成。故唯識家說此種子有二。一本有種。指無始遺傳。一新熏種。指習慣薰染。本有新熏種子共藏於異熟識中。則此復名一切種識。隨種種緣而起現行。遂有善惡無記等種種不同衆生。由此起善惡等定執。孟苟等亦爲施設爲善惡等性。若果此是實性。不可改移。則孟苟等何必修學設教。何以故。性不可變。教學俱無益。故然性雖是無心。亦是有以其有心。故能顯現世出世間一切諸法。以其有心無性。故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皆是無常心之所顯。現在佛家空宗名曰唯境。以無性故。空有宗名曰唯識。以有心故。有禪宗有自稱無心道人者。亦卽無心之性。若定執無心。卽是外道空亡二乘。灰滅之流。此無常心乃唯識家所云識性。卽其所云我法二執。成唯識論云。識是依他起性。決定是有依識所起實我實法。是徧計所執性。決定非有。是故學佛者若言自利。則宜達無常心。言利他。宜知以百姓心爲心。今初言達無常心者。應知心可隨假名。以緣無法不可隨心所緣。執爲實。有如瑜伽師地論五十二說。意識亦緣非有爲境。謂如世尊微妙言說。若內若外及二中間。都無有我。此我無性。非有爲攝。非無爲攝。共相觀識。非不緣彼境界。而轉此名第一言論道理。又如色香味觸。如是如是生起變異。所安立中。施設飲食車乘衣服嚴具室宅軍林等事。此飲食等離色香等都無所有。此無有性。非有爲攝。非無爲攝。自相觀識。非不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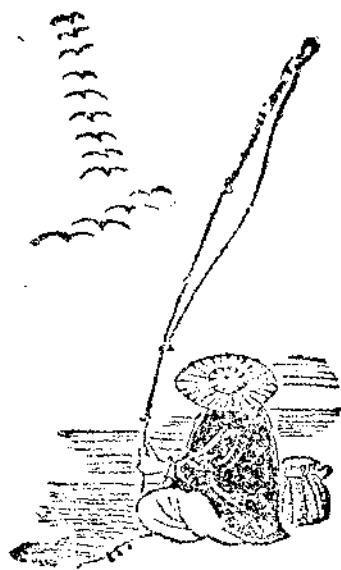
彼境界而轉是名第二言論道理。又撥一切都無所有邪見。謂無施無受亦無祠祀廣說如前。若施受祠等無性是有卽如是見應非邪見何以故。彼如實見如實說故此若是無諸邪見者緣此。境界識應不轉是名第三言論道理。又諸行中無常無恆無不變易。此諸行中當恆不變無性。非有爲攝。非無爲攝。共相觀識。非不緣此境界而轉。若緣此境識不轉者。便於諸行常恆不變無性之中不能如實智慧觀察。若不觀察。應不生厭。若不生厭。應不離欲。若不離欲。應無解脫。應無永盡。究竟涅槃。若有此理。一切有情應皆究竟隨逐雜染無出離期。是名第四言論道理。又未來行尙無有生。何況有滅。然聖弟子於未來行非不隨觀生滅而住。是名第五言論道理。由此證有緣無意識。常人能緣之心。皆卽意識。今由五種言論道理。既證意識得緣無法。若復執爲實。有豈不被其所欺。顛倒孰甚。又應知心惟無常易起惑緣而難解脫。如瑜伽五十一云。云何心清淨行。苾芻遍知自心雜染愛樂。相謂心清淨行。苾芻作如是念。今我此心於諸雜染長夜愛樂。自知愛樂諸雜染已。便從有貪性出於離貪性安止其心爾時。其心於離貪性不能安住。亦不愛樂。更無異緣。惟有速疾還來趨入流散馳騁。有貪性中。如從有貪性。如是從有瞋有癡下劣掉舉。不寂靜散亂性出廣說乃至從放逸愛樂住性出於常勤修習諸善法中安止其心爾時其心於

常勤諸善法中不能安住亦不愛樂更無異緣唯有速疾還來趨入流散馳騁乃至放逸愛樂性中如是名爲心清淨行苾芻徧知自心雜染愛樂相如是徧知自心雜染愛樂相已此心清淨行苾芻復能徧知自心雜染過患相謂作是念我今此有貪心能爲自害能爲他害能爲俱害能生現法罪能生復法罪能生現法後法罪又能爲緣生被所生身心憂苦如於有貪性如是乃至於放逸愛樂性當知亦爾復作是念此有貪心乃至放逸愛樂心有過患故有瘦有橫有災有惱如是徧知自心雜染過患相已復能徧知自心雜染還滅方便善巧相謂我今不應隨自雜染有諸過患有疫有橫有災有惱心自在轉必令自心隨我勢力自在而轉彼既如是了知我今不應隨順自心而轉當令自心隨我轉已數數思擇令有貪心捨有貪性無貪性安住愛樂又復於彼見勝功德如是乃至令捨放逸愛樂住性乃至於常勤修習諸善法中安住愛樂又復於彼見勝功德彼多安住如是行已爾時其心不由思擇於常勤修習諸善法中自然安住愛樂於前雜染愛樂性中深生厭責由此因緣心清淨行苾芻如實了自心雜染愛樂速疾迴轉無譬喻性又能善知如是雜染心有過患性又能善知如是雜染心還滅方便由如是故心清淨行苾芻速能證得無上心清淨性此無上心清淨性即是無常無性之心惟心無常無性故可雜染愛樂亦可雜染

還滅此亦孔子所云性相近習相遠之性以其漏無漏種法爾有具不具不由熏習而異故復云上智下愚不移唯識家亦因此立五性差別。

次言以百姓心爲心者謂應了三界唯心心又無性無性之心緣生種種衆生之身是百姓者卽無性心之影現其影現之無性心亦卽我之自心如是可因自心無性卽知百姓心皆無性故中庸云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言盡性卽是證知無常心之無性故有可盡遍一切物皆是心現遍一切心皆是無常遍一切無常心皆無自性故可由人通物由物通天地參言其通也若言人類之性物類之性佛家則名曰衆同分謂人與人之同分性名人同分物與物之同分性名物同分天與天之同分性名天同分就彼同分以言性則可分無窮如言有生性無生性有生中復言有情性無情性有情中復可云天人鬼畜等六凡性聲聞至佛等四聖性故近日太虛法師造性論分十門抉擇一言離性謂法界二法空性謂真如三寶相性謂三性四心自性謂覺體五有情性謂異熟識六現因性謂一切種七佛種性謂無漏種八異生性謂分別種九差別性謂類同分十實質性謂二我執此十類者雖有真妄假實有爲無爲有漏無漏種種之別實別皆方便施設若執爲實祇是執二我之實執

性而已。何以故。一切法無性。契經處處說故。既知無性而復有所說。則知說性但假施設。故彼十
性首標離言。以示信不可說。凡所謂性。皆是心變。心卽無常。問曰。聃之言果佛耶。何其崇重若是。
曰。無常無性之理。本徧一切。如世飲食。豈能知味。聘或菩薩密應。雖未窮法原底。而一言偶中。安
可輕視。矧法華經亦云。雖說俗間經書。皆順正法。此無常心語。卽順正法者。故可借以暢此心無
性說。



周禮政証（續第五期）

但 燾

小司徒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今各國公園多附設音樂廳。每當日夕短策徜徉。排雲入漢之節。含商觸徵之奏。雅俗得宜。隆殺適度。勞人爲之駐足。思婦於以開顏。洵周官之良規。亦文明之韻事也。

又三年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爲其簿。案簿當爲今之戶口冊。日本戶籍有掌於行政官署者。有掌於警察者。其用意與周官同。

又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調。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按此爲一種地方聯合之制度。近世各國地方公共聯合之發達。以比利時爲巨擘。西歷千九百年。隸籍者尙不過十五萬人。翌年驟增至四十萬人以上。然彼則出入自由。此則明著條款。又如日法強制經商者必入該業之聯合。服其規則。是以一業爲歸。非以地方爲主。綜觀同異。蓋未

有密於周官者也。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註致事上其計簿。日本各校學生成績表及試卷。均須儲成若干年。以待文部檢視。與周官同。

又鄰師。凡邦事。令作秩序。註事。功令之事。事有常次。則不逼迫。日法。町村之長。綜長町村財政及町村所設營造物。若歸他員管理。時任監督之責。亦周官作秩序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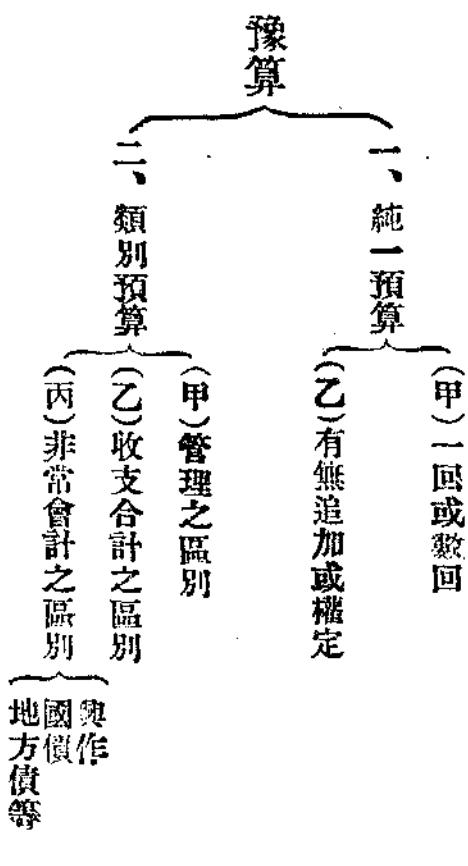
內小臣。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註后於卿族所善者。使往問遺之。日后有問遺。多遣皇后宮大夫將事。與周官同。

內宰。致后之賓客之禮。註謂諸侯來朝覲及女賓之賓客。今各國使臣奉使至與國。必覲見國后禮也。

又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案內人當如日本宮內女官。又會宮內之財用案。此可見先王節用之政。雖宮闈亦不稍疏。

職幣。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今各國編纂預算。皆有程式與周官同。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用。註謂辨財用之物。處之使種類相從。總謂簿書之種別與大。凡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之屬。案各國預算多采一定體裁。有純一預算分類預算之別。其取純一預算之國。但須以一年分作數回。又有事後重行加入者。曰追加預算。權定項目以備急需者。曰權定預算。而類別預算。則門分類別。有異於前所云。茲揭圖以示之。



觀此周官之制。以種類相從。蓋亦爲類別預算也。

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敍其財。以待邦之移用。註謂參互鉤考之。釋謂會者。謂至歲終會計。以逆職歲者。逆謂鉤考也。職歲主出。職內主入。以己之入財之數。鉤考職歲出財之數。又云與官府財用之出者。謂職歲出財與官府所用之數。並鉤考之。今預算制度美備之國。特設立法院。爲獨立官府。專司議定預算。周官之內府。卽其職也。

職幣。掌式法。以歛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案日本東京稅務監督局設有經理部。掌徵稅式法。凡徵收合法與否。納入稅金與稅額相符與否。皆歸該部稽核。與職幣同。

掌皮。以式法頒皮革於百工。註式法。作物所用多少故事。又共其毛毳爲氈。以待邦事。日本有製絨廠。屬陸軍省。與周官同。司市。市師蒞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蒞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近世商業繁盛。

情僞譎詭。不可究詰。關於商事辭訟。非特設法司。簡熟諳商情之專門判官任之。未見其有當也。比利時國法。凡法司所在地。商人年納營業稅八圓。兼有選舉市會議員之權者。得選舉判官。具此資格。守正不阿。經商五年以上者。及現尙在商者。得授爲判官。與周官之選任專門智識之士同。

瘡醫。凡有瘡者。受其藥焉。釋曰。凡國中有瘡。不須身來者。並於瘡醫取藥焉。日本藥劑法令。區售藥藥品二種。何謂售藥。判其種類。不使相濟者。何謂藥品。以他藥配合而成者也。如藥丸藥水。是以上二種。須經內務省衛生局化驗。登錄商標。始准販賣。凡醫。非帝國及專門學校大學畢業。及曾受國家特種考試及第者。不准診視病人。其僅配藥而不能診脈擬方者。爲藥劑師。凡有志爲藥劑師者。無論男女。須滿二十歲以上。與考中式。得有營業憑照者。在內務省登記。始能營業。秤量器務。須平準。藥方不明。則當商之原醫。不得私心自用。擅自加減。其方須保存十年備查。周官於醫師之外。不准受藥於他處。尤有深意。

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案日本火禁營救於既發者則有消防警察綢繆於未然者則有火災警察日本東京消防制度劃市內爲十六區分署凡六駐於要地本部駐於警視廳內受治於警視統監消防教育訓以屬於消防法令各國消防制度運用機械之式法水道之布置第宅之構造皆在所不可忽火災警察如稽查收藏煤油之所及竈門暖房之如何爆發物危險物火燭等有無疏忽注意消火器防火線之作用及煙突之構築避火之方法電氣煤氣照曜通衢不無引火之虞尤須設法預防此火災警察之分內事也周官之火政其詳不可得而聞然其用意固自相同也。

甸師王之同姓者有罪則死刑焉註王問姓有罪當刑者斷其獄於甸師之官也日本皇室典範第五條人民控告皇室民事辭訟歸東京控訴院審判裁判所構成法第三十八條對於皇族民事訴訟第一審及第二審之審判權屬東京控訴院云與周官用意同。

小宰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案近世各國值元老國勳亡云則以國帑葬之受之者尤爲異數也。

又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註辟名詐爲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也。案日本刑法二百四條增減更易官文書者處輕懲役。又第二百五條官吏對於所掌文書僞造或加減更易行使者照前條加等治罪。第二百八十九條官吏竊取監守金穀物件者處輕懲役因而變減更易在官文書簿籍者照二百五條例處斷。又二百九十條經收租稅及他項入款之官吏額外私行徵收處二月以上四年以下之重禁錮附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之罰金立法可謂嚴矣。

宰夫之職掌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註正辟於治官則冢宰也治要若歲計也。日法各省大臣爲該省長官有統率全省事務之責對於國務負責任焉。其同者一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註師辟小宰宰夫案日法各省有秘書官。

由大臣辟用。備顧問。可與參事官兼理官房事宜。其同者二。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註。日計也。日法。各省之下有大臣官房。有各局。局之下有課。行事皆有程限。不得稽滯。其同者三。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今日本內務省官房掌授受官文成案等事。宜其同者四。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今日本內務省大臣官房掌保存官文官書。其同者五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日本內務省大臣官房之下有文書往復課。由課長按照函面分交長次官及各局。除重要函件外。由局長飭下課長。五日内具辦法程式。交回文書課。其同者六。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日本各省局長之下有官屬。由大臣劄委處理瑣事。其同者七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日本各官署多雇用民夫。以供奔走。其同者八。

章太炎曰。正師旅及府史胥徒等。自來不能變易。不必日本也。

小宰。凡小事皆有聯。案日本市町村無所之而不見。聯若衛生之聯。若信用貸金之聯。若購取販售之聯。若戒烟酒之聯。若貯蓄之聯。猶可推見周官之治。

天官。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註大事決於王。小事冢宰專平。按小治云者。猶云不在主上大權之内也。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在憲法上雖與他國務臣同等。而爲監理行政起見。其特權凡三。一、爲執行法律命令。維持安寧秩序。得發閣令。二、行政各部大臣所發命令。如以爲違法越權。或害公益。得暫令中止。三、掌裁決恩賜扶養費及支給等事。亦小事專平之意也。

又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日本各部大臣監督部下僚屬。有懲戒之權。判任以下屬員。得自行任免。勅任官則由總理大臣奏聞任免。與周官同。

又牧以地得民。註牧州長也。按日本府縣知事。皆有地治者。凡府縣轄境之變更。皆以法律制定。誠重之也。

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日本專門學校教員。須具甲乙丙丁四種資格之一者。方能預選。甲、有學位者。如博士之類。乙、大學分科畢業生。或官立學校畢業生。得稱學士者。三、文部大臣指定者。四、文部大臣認可者。又日本官吏有不須經考試者。一、因

位高德劭特被恩命者。如各省大臣韓國統監內閣書記官長各省秘書官等是也。二、有相當之程度者。如在中學五年之畢業生。可不經考試爲判任文官。又在官立大學法科文科畢業者。考高等文官時。可免甄別頭場。三、有相當之履歷者。如曾經考官銓衡許可者。不經考試得充教員。充教員數年者。不經考試可爲視學官。慎選師儒。此其遺意也。

擬重刻古醫書目

清光緒九年作

馮一梅

馮君諱一梅。字夢香。慈谿人。從學曲園先生。于不佞爲先進。博見多聞。兼綜方技。是篇則在浙局所擬者也。甲乙肘後鬼遺及證類本草。孫韓神農本草。本醫師所不可闕者。其林校傷寒論原本。則趙清常影宋所刻。日本安政三年所翻。其異於成無已注本者。卷首獨有目錄。方下獨多叔和按語。又林氏以別本校勘者。成注本亦刪去。余昔以論中寒實結胸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寒熱互歧。諸家不決。因檢千金翼方所引。但作與三物小白散。而林校所引別本。正與千金翼方同。由是宿疑冰釋。今成注本刪此校語。則終古疑滯矣。信乎稽古之士。宜得善本而讀之也。本事續方亦多勝處。良方傷於奇峻。局方偏於香燥。誠如昔人所指。然如至寶丹四君子湯。二陳湯。香薷飲等。人所共曉。不得其書。則冥冥不知緣起矣。唯中藏經。出自晚宋。用藥與古絕殊。外臺秘要所錄元化諸方。此並不見。頗疑宋人胚造孫淵如誤信之爾。活人書三因方。聖濟總錄。儒門事親。今上海皆有印本。其餘單行者殊少。馮君之志。待後人成之矣。民國十二年十二月。章炳麟識。

聖濟總錄二百卷 宋政和中奉敕譏。四庫筆錄止纂要二十六卷。乾隆五十年震澤汪氏始以二百卷原本梓行。今所傳燕遠堂本是也。但此本尙非完帙。其第百九十五卷第百九十九卷第二百卷皆仍原本之缺。且第百四十五卷中有脫文。第百九十三卷中有脫文百零三行。汪氏竭盡心力。無從校補。悉照原缺。登梓。近日見有東洋刻本。凡汪有所缺。皆洋本所有。數百年來古本將湮。今日復成完璧。欣逢此會。時哉弗可失矣。竊擬用汪本爲底本。再購洋本一冊。與之參校付刻。必成善本。或洋本不易購致。向近時已購得洋本之家。借鈔缺卷。似亦較便。此書卷帙浩繁。若民間私刻。非大力者不能勝任。且古方書如外臺秘要已刻於嶺南。千金方已刻於灕上。得此則北宋以前古方。從此可得大概。故局刻古醫書。每獨以此爲當務之急。而首列之。

大觀證類本草三十一卷 宋唐慎微譏。四庫筆錄三十卷。乃政和本也。大觀本之第三十一卷。實即政和本第三十卷之上半卷。雖卷有分合。而其文實無增減。此書自宋以來。本是家傳戶誦之書。故前明坊間照此兩本屢翻不計其數。近日所見各本。惜皆前明翻刻本。未得宋刻原本。又所見東洋翻刻各本。亦與明刻本板式均非一律。然合諸本校之。或彼誤而此不誤。或此

誤而彼不誤。當亦必成一善本矣。此書佳處在所引神農本草名醫別錄唐本草蜀本草開寶本草諸書悉載原文未嘗增刪一字。尙得漢唐以來箸述舊法。故我朝嗜古之士如孫淵如輯神農本草畢秋帆注山海經郝蘭皋疏爾雅王石臞疏廣雅莫不以此書爲依據。陶貞白朱書墨書之舊式實賴此以存也。又此書宋刻原圖必極精工惜明代坊間翻刻本盡失舊觀。浙局若因陋就簡仍與坊刻本無異瑜不掩瑕亦一歎事。竊謂我朝圖學以圖書集成爲最精。今擬於博物彙編之禽蟲草木二典中檢出各圖一一倩良工影寫即是本草之圖。倘缺數種亦必所缺無幾倩工補足自非難事。此議如可行必能駕宋刻原圖而上之。翻檢圖書集成與監督畫工影寫願躬任其役。

甲乙經十二卷 晉皇甫謐譏四庫箸錄八卷。今所傳皆十二卷乃王肯堂古今醫統正脈本也。東洋刻本亦即從醫統本翻出。知此書流傳日少僅存一綫矣。謐自序謂合素問鍼經明堂孔穴鍼灸治要三部以成此書所錄素問鍼經在王冰史崧未經編次以前每有異文尙存古本明堂孔穴原書已佚此書第三卷專載人身孔穴部位分寸爲自來言氣穴者所祖實卽古明堂孔穴之文。凡銅人鍼灸經及鍼灸聚英鍼灸大全等書皆從此書輾轉販鬻得此書窺見

根柢。則他書皆可廢。又各篇之末。皆詳載其病主。某穴爲自來鍼法。灸法所祖。實卽古鍼灸治要之文。

肘後備急方八卷 晉葛洪譏。梅所見有六體齋本。東洋本均八卷。與四庫本同。又見有道藏。陞字號殘本。兩卷極精工可備校。惜不得其完本。俗傳土方極靈驗者。往往出於此書。洗冤錄所附救急諸方。亦卽從此書抄出。知此書實爲單方之祖。

巢氏諸病源候論五十卷 隋大業中巢元方等奉勅譏。所見有東洋刻本及明刻本。又嘉慶戊辰年吳門經義齋重刻本。分卷並與四庫本同。巢氏病源亦有汪士鍾藝芸書舍本。此書雖有論無方。然於各症辨析脈象極詳密。必有師承。非後世憑虛臆度者可比。故外臺秘要各門必首引此書。然後附綴他說。學者旣讀內經。而欲精益求精。非此書不可。

難經集注五卷 明王九思等輯。四庫未箸錄。始見於東洋佚存叢書中。阮文達公讀經進呈。金山錢氏復刻入守山閣叢書中。近聞上海雖已將佚存叢書全冊翻刻。然每冊直十餘圓。非寒儉者所能猝辦。若專刻難經集注爲單行本。則每冊不過錢數百。凡業醫者可以人置一冊矣。此書所集注爲三國時吳呂廣。唐楊元操。宋丁德用。虞庶。楊康侯。凡五家。備錄諸說。無所增刪。

如李鼎祚周易集解之例。頗得古法。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難經有呂楊注一卷。丁注五卷。虞注五卷。原書並佚。賴此以存。讀難經者必當先讀此注。然後及滑伯仁、徐靈胎諸家。以上六種惟聖濟總錄須購致。餘皆梅所自有。然梅意以聖濟總錄與大觀本草爲最要。緣此二書卷帙繁重。必不能以私刻自任也。

傷寒總病論九卷。附音訓一卷。修治藥法一卷。宋龐安時譏音訓及修治藥法。其門人董灼編。四庫雖箸錄而傳本極少。惟黃氏士禮居叢書有之。王肯堂古今醫統正脈所刻傷寒論。用金成無已注。而龐書實在無已之前。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十卷。總論三卷。四庫箸錄無總論三卷。張氏學津討原本有之。宜用學津本爲完帙。朱氏局方發揮雖極詆其過用香燥之藥。然其方自古流傳。非出杜譏。凡醫者當因病以投方。非執方以試病。若審病未當。而誤投之。不得歸咎於方也。

劉涓子鬼遺方五卷。龔慶宣譏。四庫未箸錄。隋書經籍志有此目。今見於顧氏讀畫齋叢書中。隋書稱十卷。而今止五卷。殆非完本歟。抑卷佚爲後人所并歟。隋以前方書獲存者。時後而外。以此書爲古。

以上三種皆梅所未得。而有志借鈔者。士禮居學津討原讀畫齋叢書。臧家往往有之。浙局如許重刻。借鈔尙屬非難事。梅願躬任其役。

右皆梅所平日傾慕之書。深願浙局付梓。公諸天下同好。以惠民濟時者也。

素女方一卷。四庫未箸錄。隋書經籍志有此目。今見於孫氏平津館叢書中。曲禮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孔疏三世。一曰皇帝鍼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服訣。今軒農之說並存。而素女之書久佚。或者素女遺法。尙見於素女方中。

附呈古醫書備采目

素問六氣元珠密語十七卷。唐啟元子王冰述。天一閣書目有烏絲闌鈔本。入子部道家類。梅購得鈔本一冊。無烏絲闌。蓋別一本也。近日宗湘文太守重理天一閣藏書。已無此冊。則梅所購藏者可寶貴矣。

元和純用經一卷。唐啟元子王冰著。其書亦言五運六氣。與元珠密語相發明。梅已購藏。有六體齋本。

南陽活人書二十一卷。宋朱肱譏。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作十八卷。馬貴與文獻通考作二十

卷王肯堂古今醫統正脈有二十二卷。今所謂二十一卷者乃東洋刻本也。梅已購得洋本擬再訪醫統本合校。

續本事方十卷 宋許叔微譏。四庫著錄止本事方十卷。近日已有釋義梓行。惟東洋刻本後多續方十卷。爲四庫所未錄。梅已購而藏之。

神農本草經三卷 國朝孫馮翼輯。問經堂叢書有此種。梅已借鈔藏之。馮翼所輯雖盡從大觀證類本草中錄出。然其與太平御覽諸書參校頗有異同。且其低一格案語中臚引古書參考互證亦多大觀證類本草所未及。

中藏經三卷 漢華佗譏。近日上海有徐君沛重刻本。分爲八卷。乃古今醫統正脈本也。孫氏平津館本止三卷。係照趙文敏手寫本翻刻。較醫統本爲古。梅已借鈔藏之。

宋本傷寒論十卷 宋林億校正。四庫所錄傷寒論爲金人成無己注。而林億原校本久佚。近日注傷寒者不下數十家。類皆名醫私恆。顛倒次序。刪改原文。孰今孰古。幾於不可究詰。卽成無己注本。稍覺近古。而坊間屢經翻刻。亦多爲俗手所刪改。幸東洋尙存此本。係照宋本翻刻。學者讀此。或能稍有依據。浙局若据此重刻。亦中流砥柱也。炳麟按成注刪方下諸語。元板

已然。非由翻刻刪改。

以上皆四庫未箸錄。而梅已藏以備采者。

難經本義二卷。元滑壽注。已得東洋刻本。

褚氏遺書一卷。南褚齊澄譏。已得六體齋本。

蘇沈良方八卷。宋沈括譏。已得藝海珠塵本。

旅舍備妥方一卷。宋董汲譏。已得墨海金壺本。

素問入式運氣論奧三卷。宋劉溫舒譏。已得東洋刻本。

傷寒微旨二卷。宋韓祇和譏。已得墨海金壺本。

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十八卷。宋陳言譏。已得東洋刻本。

儒門事親十五卷。金張從正譏。已得東洋刻本。

以上八種。皆四庫已箸錄。而梅已藏以備采者。如局刻聖濟總錄諸書。後更有餘力。將此書盡行付梓。可謂醫學集大成矣。

大

楚

不



武

文錄二首

文說五則

劉師培

物成而麗。交錯發形。分動而明。剛柔判象。在物僉然。文亦猶之。惟是捺欲通噓。絃挺實。同偶類齊。音中邦臻極。何則。准聲署字。修短揆均。字必單音所施。斯適遠國異人。書違韻誦。翰藻弗殊。侔均斯遜。是則音泮輕軒。象昭明兩。比物醜類。泯蹟從齊。切響浮聲。引同協異。乃禹域所獨然。殊方所未有也。

此一則明儼文律詩爲諸夏所獨有。今與外域文學競長。惟資斯體。

易大傳曰。物相雜故曰文。論語曰。郁郁乎文哉。由易之說。則青白相比。玄黃厝雜之謂也。由語之說。則會集衆采。含物化光之謂也。嗣則波長說文。詁造相詮。成國釋名。卽繡爲譬。准萌造字之基。顧題正名之旨。文匪一端。殊途同軌。必重明麗正。致飾盡。亨綴兆。舒疾周旋。矩規然後。攷命象以極情性。觀形容以況物。宜故能光明上下。燮措萬類。未有志白實而訛翰如執素功。以咳續事者也。

此一則申明文詁俾學者顧名思義非偶詞儻語弗足言文。

文區科桌。流行萬殊。董賈摛詞未均。羨絀彥和綜律始闡音和清濁周疏間世斯審。後賢所闡古或未昭。何則。人性之能別聲被色而已。聲弗過五而生變。比音弗可勝。奏色弗過五而成文不亂不可勝宣。故舞溢在庭方員自形。蕤賓孔和左鐘遐應。因物而作。或秉自然。至若龍璫齊暉。上下異昭笙鏞節律間代而鳴。彰彩譜音率由世巧。由是而言。前哲因情以緯文。後賢截文以適軌。故沈思翰藻今古斯同。而美媿黃裳。六朝臻極。輓近論文。恆以後弗承前爲詬。然六爻之位。皆繇左右翦偶隆奇。曷云成列。況周冕玉藻。前後遂延。驟易夏收。必乖俛仰。至於律呂宮商雖基沈論。然錫鑾失和。雖有金輅樊纓。末由昭其度。雙璜錯鳴。雖有韞轂幽衡。末由得其媚。故文而弗儻。治絲以棼之說也。儻不和律琴瑟。譙壹之說也。

此一則證明齊梁文詞於律爲進。弗得援後世弗率程律之作。上薄齊梁。

著誠去僞。從質舍文。兩詞瀕似旨弗同科。世儒瞀猶以質詮誠。不知說而麗明。物睽

斯類明不可息。冥升奚貞。古入公門。必彰列彩。雜服是習。不愆安禮。火龍可賤。於昔
蔑間。夫蔑席之平素衣之襍。猶必畫純鑠其華。朱緯煥其褐。況於記久明遠。經緯天
地者乎。孔崇先進。旨主刺時。故有質無文。葛盧垂貶。質果可復。則是彪蒙匪吉。虎炳
匪孚。子羽未可休。棘成未足紺也。又隋唐以前。便章文筆。五代而降。浮類翕觀。袒褐
在躬。襲蒙袞裳之名。土鉶是飯。因云雕俎可齊。董仲舒有言。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
爲名。名背厥真。此萬民所由喪察也。

此一則。詮明沈思藻翰。弗背文律。歸芳方姚之倫。弗得以華而弗實相訾。
文崇六代。惟主考型。若夫宣究流衍。擇引繙嵒。習肄所及。兩漢實先。譬之大饗。丹漆
絲纊。庭實旅陳。蒲越橐鞬。兼昭貴本。於禮有然。庸傷翮反。況復媿習雅故。底究六籍。
楊馬張蔡。各臻厥茂。伐柯取則。執一斯封。率迪衆長。或庶幾焉。

此一則。明六朝以前之文。必當研習。

邱太夫人神誥

余昔與井研熊克武同在江戶。未知其世也。數歲而克武與黃花岡之役。得不死。其秋。武昌倡義。克武亦以蜀軍起東川。後數遭變。卒自保。匡復全蜀。斥鬚。慘而遠之。至于繕完。克武亦自以成功有退身之志。民國十年。以母邱太夫人狀來。余始識熊氏家事。蓋克武喪母亦久矣。邱氏本爲丘。清雍正時避先聖諱。始著邑爲邱氏。或曰出魯太史左邱明後。或曰非也。清末有處士諱鶴青者。則太夫人之考。女子子四。而太夫人當其仲。年十六歸熊太公。保周先生事姑吳太夫人以孝聞。舉子男四。太公常遠游學。太夫人以主婦持門戶。鄰之桀黠者。視其家有田畜。數侵之。隨事設應。卒莫能害。尤樂施予。至乏無不悔。外孫廖氏子數人家。赤貧相將來。依悉將護如己子。幼者或以乳乳之。其字愛如此。及克武與兄克成稍長。教督甚苦。恆以古人志行相厲。太公令克成就師成都。而遣克武之日本學。鄉人時稱異言。異服爲害。太夫人不爲動。撙節事用。以濟旅食。克武在江戶數歲。終不令歸省。是以卒之日。子姓皆遠處。無得視屬續者。太夫人固安之。而克武兄弟至今以爲恨。今去太夫人之卒十有餘年。

矣。聞其流風遺範。猶稱道于鄉邑。士大夫間。夫能制侵暴。可謂才矣。惠其婚姻。可謂仁矣。處下縣之地。攔然使子學于海外。而不疑。可謂知廢興矣。邦人誦之。不以私其子。斯固不可忘也。太夫人旣葬數歲。而克武以故督軍家居。直太公未篤老。猶得盡奉養。然愈欲顯母名。此亦人子之志也。余已受狀。于是爲之神誥。系曰。

倬彼坤維。鮮遼震兮。厥生邦媛。在執笏兮。遠師巴清。禦虔奪兮。解食之恩。惠于出兮。分遣宦學。彌其決兮。烏虞仁明。竟中慾兮。厥壽伊何。冊有八兮。有子啟疆。謝天伐兮。井絡大激。神來哲兮。

憫悵詞自序

金天羽

屠維淵獻。窟月之初。鶴望生春。醒夜解憮。若有覺。起視明蟾。灔灔屋山簾。波花影。自相搖曳。危坐蘚石。視聽一寂。俄聞笙鶴宛轉雲表。宮徵諧韻。契靈樂祖。爾乃覩察踪迹。會之以神。叩寂知響。躡虛求有。近聞遠覺。乃來肺腑之竅。嗚呼。詩樂無聲。人天合籟。大鈞開橐鑰之秘。元音被器數之先。是以圓丘合奏。無假乎雲門。漆室微吟。不齊

於子夜洪纖異類。慘舒同情。自情發於中。辭文於外。則卿雲壯指讓之氣。滄浪動孺稚之天。抑聲來被辭。樂以和聲。則娥臺譜飛燕之謠。虞賓觀儀鳳之瑞。聲詩既合。情文乃宣。情辭以遞變而新。斯韶鄭亦相嬗爲用。是以孟氏稱詩不云正樂。左徒作賦無由比音。嬴劉以降。流變斯極。鳴瑟利屣。舞邯鄲之倡。芝房寶鼎。譜協律之尉。蓋非獨元音晦昧。卽器數亦隨之而亡。生也卯角誦詩。卽受比興。年登弱冠。傷於哀樂句。吳雲水之鄉。靈迹所寄。亦嘗借屐擁櫂。載酒長往。夜雨宿梁鴻之廡。落日拜要離之墳。尋夷光故宮。呼烟語魅。立生公講座。禮塔攀花。驚聽回視。淒脾寒魄。寸心自媚。古靈無語。於是啟篋。選兩宋詞。自晏歐迄周張。都爲四卷。又選清代詞。自漁洋迄湘綺。都爲八卷。字曰惆悵。狀其情也。每當蘋渚秋禊。梅崦春賞。過竹嶼以聽鶯。步蘆碭而射鴨。取伴行篋。殊吟曼呻。遠韻漁笛。近答樵唱。以爲師延沈濮。紅鬼怨語。成連踏海。水仙遺玦。鈞天七奏。警常夢之方。酣象罔三求。識余情之安朕。沈晨涵夕。惟是爲歡矣。夫拂景易逝。理緒難長。蕪澤非顧性之醪。哀怨實攻心之弩。是以素女絰瑟。悲秦。

帝之魂。倉頡造文。實百靈之涕。孰得懸解。妙遺言詮。既憇焚琴。去何憊慧。客嘲間送。
生有說焉。夫樂亡其器。大音原是希聲。王降爲風。小雅猶能知怨。風騷古誼。譎喻隱
文。倚聲之道。於是爲優。是以元獻刺謫。楊花風禁。希文去國。芳草天連。遼海沈雁。秋
榮故主之思。夢窗鶯序 江國詠梅。春入胡沙之夢。白石疏影 賺花鳥昇平之望。使去朝陵。後村

木蘭

花慢 怕鏡篝圓密之時。客彈邊曲。玉田法曲 獻仙音

天上何夕。人間可哀。酒北花南。聊復引

吭。消此胸中之塊。別求絃外之音。庶幾罪我者春秋。而知我者牙曠。嗚呼。



詩錄十二首

思岳陽

章炳麟

大江至荆楚。天險爲之開。昔過新牆驛。遙憐宗衰才。萬山如馬度。獨戍有龍回。湖外今無事。飛雲自去來。

悲涇陽

李詳

涇陽好古天下希。永甯多寶足配之。西園輸直忽再出。資州飲刃真堪悲。憶昔長安盛文史。旌旗徧樹潘翁壘。東觀餘論宣和圖。孔融尊酒平原履。此時奔走趨聲價。此時人物稱王霸。波斯大賈碧眼胡。傾倒公卿飽殘炙。如君屢廁竹林游。入仕山王亦勝流。監稅金錢搜秘冊。起家龍節鎮方舟。方舟持節無齟齬。西歷咸秦東吳楚。兼權鹽鐵賜銅山。交會流通夸少府。畢良史與廖瑩中。指撝狎客承下風。清明河圖定窯鼎。爭羨門下矜奚童。搏扶九萬搖銀海。珠槃玉敦凝光彩。百縑密拓沮渠碑。埃及文求五千載。廬陵鄱陽且服膺。何論下宋兩中丞。後生特起自天意。畢令嘗水分淄澠。

好官滋味。崦嵫景斥去。猶能保要領。出山富貴爲羣奴。交胸鉞劍生俄頃。泰山濃毛有重輕。惜君此死太無名。頭顱萬里同譚尙。誰是田玉涕淚傾。智瑤飲器傷殘忍。擲還糗。胡嗟泯泯持首無客徇。田橫歸元有子求先軫。先爲人羨今人憐。紛紛過眼如雲烟。精靈啼血時來往。莫便空山化杜鵑。

甯壽宮詞

孫景賢

章皇當日入關初。要懸弧矢定坤輿。一代龍興徵秘史。衆生魚爛奉文書。廟謀宏達威尺咫。特鑄金牌葆歲史。猶恐宮鄰後代忘。欲知殷鑒前朝是。貂璫不得位諸卿狗監那。教越禁城。四星黯淡無顏色。只爲中央帝座明。詔語森嚴布方冊。甲令相傳年二百。總稽七政握璇璣。安鎮九州類磬石。從來天命慣無常。涓涓禍水本荒唐。熱河一哭宮車晚。留得山嬰問上皇。百官拜表紛言事。白幃早定臨朝制。褒帝初知國步難。正衙不廢廷臣議。壽山佳氣鬱葱葱。罷講樓船水戰功。胡天後刻換前刻。桑水新宮勝舊宮。盤蛇櫨鳥三百丈。天家富貴眞無兩。電火齊縣日月燈。雲階新結珍珠網。

避暑宸游賭水嬉。深宮行樂少人知。烏藥含香貢羅斛。鴟巾奏伎舞句驪。
長秋一去夢恍惚。誰奉金籠司玉拂。老佛螺鬟添幾絲。小臣燈命輕一髮。輶車誰復擅專房。
蓮貌依稀似六郎。描取江南時樣髻。携來試改內家妝。繡衣貴寵嗟無比。詼諺能博慈顏喜。
人生難得是無愁。天下興亡如敝屣。寶鏡盤龍四面開。官家侵曉問安迴蓮葉偷看魚戲樂。楊花飛入燕窯來。中山家世嬪娟子。城南小吏何足齒。
願執獅環奉至尊。甯壽宮中宣鳳紙。咳珠唾玉弄乾坤。歌翻連臂啄王孫。高官競逐千金價。
小娃還承再顧恩。鶴髮老璫淚盈掬。鐵冊猶存誰能讀。看取漢家土一坏。未抵晉人書千軸。
曾於海王村書肆獲見內府秘藏皆宮監竊出求價亦不奢也
記諫垣那有匿名書。鸞臺鳳閣傳刀勅。徵兵謀起清君側。王璠枉遺募英豪。何進空成誤家國。
金吾廳事一朝開。森沈兵幕生風哀。衣帶似聞新旨下。罘罳已刲軟鑿來。含桃顏色飛蓬首。毀容暗乞慈恩救。豈有浮雲蔽日兄。願填清露答天后。官家孝思作民倫。早日難忘調護恩。重請臨朝施紫帳。忍令執法議黃門。魚龍變幻如游戲。兩

宮謠。誅真無忌。閣門嬰鰐。問妖祥。園林蟲迹成文字。城西烜赫門如雲。豪貴夢交歧路。輪座中賓客誰第一。氣概終推同姓人。謂李蘭盟重疊稱兄弟。走謁王侯驚倒屣。長纓請得縛天驕。吞刀吐火尋常技。九重宵旰啟皇衷。詔爲昆夷講武功。枉習陣圖作鵝鸞。可憐軍士化猿猴。北門筦鑰宵傳警。雞籌催起犀環醒。阿監先奔花萼樓。貴妃已墮燕支井。蒼黃車騎出重城。愁聽鈴聲雜雨聲。五臺山上柂檣座。七寶鞭前草木兵。龍蟠虎踞竄狐兔。夫容鏡檻歸無路。山鳥驚呼帝奈何。波臣欲勸公無渡麻鞋。踢破豆田荒。金牀玉几夢旁皇。行在辟風兼辟雨。去程愁露復愁霜。秦關四扇繁清渭。如過稠桑淚相對。水自東流人自西。安得迎儂歸大內。明年哀痛詔迴鑾。正是黃河十月寒。鹵簿閑聞徵百僚。屬車重見擁千官。園陵冷落山川改。舊時金盃今何在。已判靈沼化灰塵。又看花樓賭錦綵。重樓新起仿祇洹。殘磚剩瓦出儀鑾。搜到大都宮殿簿。靈光更在翠微間。似聞昨日瑤池壽。後庭酒肉有餘臭。侏儒飽死臣朔飢。南臺詔復宮錢舊。鵝籠書客醉夢餘。水天話舊每欷歔。原頭幾失上林鹿。市中曾換昆蟲。

池魚甘泉玉樹多枯槁。唯有李花顏色好。青龍本是可憐蟲。赤鳳原知同命鳥。刑餘自古有英雄。索隱能存史筆公。亡秦却是趙公子。未許陳王第一功。

游五龍山詩

唐大圓

二儀入闔闢。萬象歸陶冶。積氣劃巖壑。嵌崎自天假。炎夏赫曦陽。躋險迷上下。簾雲馭飛龍。漱流資傾瀉。谷風扇時物。丹碧何蕭灑。仰眺無端倪。俯絕塵氛惹。洞穴護幽苔。雙杏森拱把。耦坐默無言。虛室生般若。

雜詩

唐大圓

昔余游京華。侵侵鄙人事。旣覽釋氏經。飄然謀出世。朝與禪僧談。夕坐驗心意。飢來聊且食。倦時但眠睡。蚊虻倏過前。吾心終不二。

攬轡正陽門。莽蕩抵天津。陌頭少踟躕。目空若無人。衆山小齊魯。淮泗何紛綸。大江流。日夜征夫亦僥僥。所見皆虛妄。何曾動本真。

庾信哀江南。梁鴻聊適越。羲之集蘭亭。康樂拾海月。伊余汗漫人。江湖游未歇。不曾

資章甫。自然絕。請謁。倘遇夷齊徒。相與采薇蕨。

我愛兼我慢。我見亦我癡。根本四煩惱。皆自我中滋。達人解破執。四大體。皆離無地。慢何立。無水愛何基。無風亦無火。見癡其從誰。超然露地坐。當處會牟尼。笑彼狂癡子。將奚以我爲。

遺興

黃侃

蘇生西入秦。所說不見用。歸來發憤讀陰符。口舌終爲當世重。從約成時反故鄉。腰間六印自輝煌。治產方知二頃少。感恩裁用百金償。從來高位難長久。危機一發殊而走空。將車裂給仇人。智計誰言及。身後歲寒松柏更青青。桃李當春亦暫榮。雞癩桔梗時爲帝。腋楯最塗死殉名。偃鼠飲河唯貴足。鷗梟擾腐枉相驚。世間事事堪長歎。斗酒花前獨自傾。

梅花

黃紹蘭

風雪空山獨耐寒。自將明月到回闌。神清愛伴華亭鶴。香遠疑同楚澤蘭。好借酒尊

酬寂寞。更隨驛使訊平安。雙禽宿處苔枝穩。誰見黃昏縞袂單。

雙清別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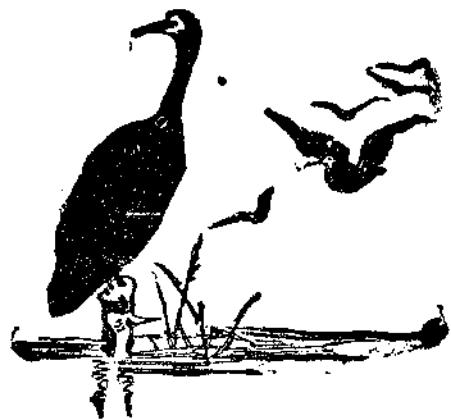
黃昏庭院雙燕飛。細雨斜風黯客衣。去日已多何可諫。他鄉縱好不如歸。江南花滿春難駐。冀北羣空願總違。玉砌雕闌猶彷彿。重來祇有淚堪揮。

春

好春如美酒。蕩漾中人心脈脈不可語。絲絲意轉深。倦同新病起。幽似宿愁侵。此味誰能喻。黃鸝轉綠陰。

影觀

黃紹蘭



詞錄十五首

憶江南十首錄八

徐虔復

姑蘇雜詠

姑蘇好。珍重箇儂情。金鎖香開先呴月。珠闌花睡乍盟星。誰解惜惺惺。
姑蘇好。畫舫送春潮。桃葉清尊銀甲鬧。菱波低唱柘衫嬌。人倚木蘭橈。
姑蘇好。蠶集綺羅鄉。么鳳攢花垂蜀葉。小蟻含粉綴釵梁。著意鬪新妝。
姑蘇好。綺食五侯厨。玉版香羹烹燕筍。銀絲鮮鮓切鱠魚。風味最清腴。
姑蘇好。歌管廣場招弱柳。春風樊素曲。畫橋明月小紅簫。一曲已魂銷。
姑蘇好。金翠話吳宮。夾岸笙歌山店曉。全湖燈火市橋紅。春滿畫樓中。
姑蘇好。匙雪虎邱茶。茉莉香龕新坐茗。芙蓉晴模巧分花。滌器麗人家。
姑蘇好。花圃客分春。水檻玲瓏香霧隱。山齋精麗粉垣新。苔繡綠成茵。

醉花陰

徐虔復

泊垂虹橋

煙樹迷濛春色暮。寂寞虹橋路。橋上少行人。橋下垂楊瘦。盡連宵雨。零落春魂無覓處。飛作天涯絮。無賴是東風。但送春歸不送人。歸去。

南柯子

簾卷當窗月。花分隔。座香年時光景也尋常。何事愁濃睡淺費思量。恨壓眉峯小。愁含遠水長。鏡中換了舊容光。獨自閒吟閒坐又昏黃。

鵲橋仙

影觀
影觀

臘梅

東籬落盡。南枝未放。一點檀痕先露。冰霜嚼到淡無餘。好奇語。橫枝林妬。白嫌粉膩。紅羞脂汗。怎似輕黃媚嫵。獨憐格調太孤高。致歲歲。春心總負。

水龍吟

白蓮

黃侃

萬花無此娉婷。接輿偶向姑山見。結璘小謫飛瓊暫墮瑤臺仙眷。縞袂延涼珠璫弄水寰中游衍。便酡顏收卻鉛華洗盡。冰匱內越清顯。容易玉繩西轉動。微波轡羅輕濺。飄然歸去更無人覺。露瀼風輭柳外眠鴛。葭邊隱鷺來尋已晚。待今宵月下練單宿處共嬋娟伴。

好事近

黃侃

秋曉聞笳

凌曉啟樓窗。眼看著浪天色。門掩千家沈睡。但縱橫阡陌。空城笳吹轉喧鳴。聲遠藉風力。漫把胡沙寒意。向蕭條江國。

浣溪紗

汪東

倚笛誰聞醉後歌。蕭蕭庭院晚涼過。雙垂銀蒜押簾波。繞樹最憐黃葉少。登樓惟覺夕陽多。近來心事竟如何。

踏莎行

汪東

題擊蕙詞用碧山題草窗詞卷韻

去國情懷悲秋才調行吟莫恨知音少三間哀怨此中遺楚江何處無芳草
歡悰酒添愁抱舊時心事休重道卻憐蕭瑟庾蘭成如今也向江關老

淚洗

川

寄
卷
一
行

臨春閣續第六期

吳梅村遺著

第四齣

(淨上)黎弓果馬射花羊。捲伴娘兒絡索妝。新教藤牌陞隊長。羈縻州裏去支糧。自家巡夜把總爨阿四的便是。俺們平日詐的是猺戶。吃的是番船。受用慣了。勤甚麼王起來。半夜三更提鈴喝號。好不辛苦。遠遠望見一個人來。好像老儂。且躲在一邊聽他說話。(副淨)做甚麼事做甚麼官。我老儂央分上出頂手。掙不出一個錢兒。今要差出去相殺。怎麼了。(淨)啐。天下揀不出這個駛子。你看女娘家出門。還要提領頭繫裙子。好一會兒我本官。輒設設的身材。一道梅嶺極少也。那延兩個月。那裏撞著隋軍。落得噲。們討糧喫。騙官做唱。幾聲平安喏罷了。(旦上)一盞安榴酒。三千藤子軍。珊瑚裝賜劍。流涕主恩深。探子報來隋軍犯闕。聲勢浩大。我洗氏建牙用府。實叨閩外重權。況娘娘餞別賦詩。尤屬宮中異數。今日朝廷有難。妃主驚憂。若不顚沛勤王。怎笑他男兒誤國。昨日衙門起馬。今夜宿越王臺下。待來朝過嶺。星夜兼程。叫巡夜的。有幾更天氣了。(淨副淨上)稟夫人。二更三點了。(旦)你們營門外巡警去。待我到臺上登眺一

回（淨應下）（旦）

（越調鬪鵝鴨）落木天空悲笳夜永廢壘傳烽寒雲覆隴鼉鼓逢逢邊聲洶洶俺這裏信不通他那裏圍幾重。說醒了瞌睡官家驚壞你風流愛寵我想萬歲爺終日沉醉這些光景張娘娘一雙俊眼兒有甚麼瞧不出來。

（些花兒序）他雖在人兒裏打哄圖個被兒裏情濃索是意兒裏玲瓏昨日個臨春排宴怎生般酒釀花穠匆匆爲甚的執手臨歧怨落紅我曉得他意兒了說不出君王懵懂猛見了點點青山蹙損了淡淡眉峰我心中煩惱一會兒困倦起來且到帳中歇息一回明日打點人馬過嶺去（睡介）（小旦上）我一路尋來過這重梅嶺見一簇人兒想不是隋家軍馬大著膽向前一看呀旗兒上寫勤王二字多應是洗夫人枉是埋怨了他原來見報急文書星夜起馬咳那蕭摩訶任蠻奴一輩人可是支持得住待得你來救的夫人夫人你縱有救主忠心一些不濟事了已到轅門首你看旌旗整肅鉦鼓嚴明我陳家還有這些人馬可惜是一天忠憤那曉我萬種淒涼向前去把胸中冤苦告訴一番也顯得君臣知遇生死交

情只是無限衷懷。怕到臨時哽咽耳。呀星河黯淡。燈火青熒。才斗三更。侍衛俱寢。原來爲軍事勞苦。假寐帳中。夫人張麗華在此。(旦)朦朧睡去。冷窣窣一陣旋風。警然驚覺。燈燭之下。忽見紅袖招搖。悄悄冥冥。淒淒默默。待我凝睛一看。知道是誰呀。好像張娘娘。(小旦)夫人。你可認得我麼。(旦跪介)臣妾不知娘娘降臨。有失迎接。(小旦扶旦起)如今時勢。不消行這個禮數了。(旦)這裏山川僻陋。路途遙遠。怎生天上掉得個娘娘下來。

(小桃紅)你身輕飛燕。倚簾櫳被巧風吹送。十二樓頭笛三弄。恰相逢涼宵玉冷紅絲。重喚起咱青眸。燭燭認不出半牀幽夢。一天香語落空濛。(小旦作長嘆介)我有萬千煩惱。無人告訴。萬歲爺醉後。悄悄出來。步月到此。與卿一談。(旦)娘娘有甚心事不樂。(小旦淚介)夫人。你可曉得我的苦麼。(旦背介)娘娘意色淒其。形容憔悴。不知甚麼緣故。教我急切裏猜不出來。

(天淨紗)還記得携手處遊遍芳叢。新詩句響徹絲桐。早難道才子多般命窮也。做到文章沒用。病班姬泣寫飛蓬。(旦)呀。臣妾猜著了。

(調笑令)似這等朦朧不語中多應爲醉後羊車過別宮。(小旦)你還要說這樣話兒(旦)或者東宮殿下有甚災晦麼如意長成閒拋送。(小旦)這個我也顧他不得(旦)袁學士怎不跟來舊宮娃沒個相從。(小旦)低聲自語搓玉葱早則說外邊人大有圖僂

(旦驚介)外面人那個不是娘娘臣子誰敢道甚來。(小旦)你不曉得左班官兒勢頭不好便說女寵亂朝都推在俺一人身上罷了(旦惱介)

(鬼三台)娘娘你雖是風流種世不曾將官家弄要則要閒談冷諷老君王做啞妝。好夫妻耽驚受恐知他從也未必從便從了那外邊官兒同也未必同甜話兒把官裏趨承轉關兒將女娘作誦。(小旦)你曉得舊時游宴之地玉砌雕闌一旦都空了(旦)怎

生道來(小旦)

公

(禿廝兒)臨春閣嘆暮雨淒涼畫棟後庭花做楚江蕭瑟芙蓉歌殘玉樹聽曉鴻少不得綺窗外又東風融融(內作鼓聲小旦怕介)這鼓聲想隋軍追來俺家去了青溪山下後日相見(旦)這是營中更漏娘娘爲何心驚膽怯一至於此(把小旦衣袂留介)(小旦拂衣

竟下）（旦）仍到寢處作驚起介。呀，張娘娘那裏去了。（老旦扮女侍上）這是營中夫人纔打個盹兒。貴妃娘娘怎得到此。（旦）原來是夢。（老旦）夫人夢怎的。（旦）夢見貴妃娘娘長吁短嘆，眉頭不展，告訴許多說話。我正要問個明白，被鼓聲驚散了。

（聖藥王）山幾重，雲幾重，玉簫吹斷落飛瓊。花影紅燭影紅，杜鵑啼血蘸殘虹。清露滴梧桐。這個夢兆不佳，莫是京師有甚消息？叫左右傳聞轅門上爲何擊鼓？如有緊急文書急遞進來。（軍校上）聞得隋軍過江，陳兵不戰自潰，後主已降。張娘娘壞了。（旦）那裏有這樣事？召諸將進來。（小生末扮二將上）（旦）告急文書到得三日，軍校所說必是浪傳。差夜不收星夜打探去。（小生）衡州府有報警文書在此。（旦取看介）呀，這是真的了。（作問倒狀老旦扶起）（旦）（仰面大哭介）

（紫花兒序）娘娘阿，誰似你千嬌百縱，誰似你粉豔香融，誰似你斷燕驚鴻？我見了芳心猶動，虧下的一點霜鋒。娘娘，你死得其所也，索罷了。從容腸斷，瑟琶曲未終，寄語那黑頭江，總還虧我薄命昭陽。點綴了詩酒江東。（小生）聞得衆文武說兩位貴妃許多

不是（旦）都是這班人把江山壞了。借題目說這樣話兒。

（麻郎兒）他鎖著雕房玉籠五言詩怎賣盧龍我醒眼看人弄醉翁推說道裏頭張孔（末）孔貴妃聽得也自縊了（旦）這個還好他兩人相處甚厚此去阿。

（么篇）須與他女兒相逢唧噥生折倒瓊樹青蔥枉摔碎玉佩丁冬活支煞翠娟雛鳳就殺也罷了把這樣人兒胡拿亂擁豈不可惜

（絡絲娘）密扎扎刀鎗沒縫冷清清茶飯誰供一個人兒廝葬送君王呵做官家何用

（東原樂）娘娘你恨血千年痛悲歌五夜窮便算是有文無祿做個詩人塚消不得一碗涼漿五粒松誰是你魂飄凍止留得女包胥向東風一慟（裏）夫人轆門外有個老僧投書一封竟自去了（旦取書看）是一首詩青溪山下講筵開指點無生有夢來萬里還歸張女廟三軍休哭越王臺廬山智勝題呀智勝是青溪女郎廟講經的禪師他棒下玄機詩中大意前身夙命明明拈出就是娘娘夢中也說是青溪山下相見咳若非三生因果怎能彀千里

追尋這段機緣不消說起了。

(錦搭架)洞庭波湧五嶺雲封。瞭歷歷幾行征雁。昏慘慘幾樹青楓。他血污游魂怕曉鐘。除非是神女蘭香有夢通我也。認不出雨跡雲踪。待折那後庭花。問遠公各營將官軍士都來。你們隨我多年。指望替朝廷出力。博個大小功名。不意事勢至此。空費了一番辛苦。隨征錢糧數十萬。盡數散與諸軍。有思想家鄉的。另圖官職的。各聽自便。我入山修道去了。(雜)衆人死生從夫人。若欲分散寧可死於夫人馬下。(又稟)軍士得令滿營大哭。(旦)我費十數載辛勤收拾這枝人馬。豈忍一朝散去。只是張娘娘待我厚。今見他國亡身死。不能相救。我有何面目復立三軍之上乎。吾計決矣。

(拙魯速)娘娘呵。往日裏淚溶溶說著了氣沖沖。恨文武無人効忠。怕敵軍將來緊攻。保奏我掛印元戎。趕不上保駕頭功要咱們女娘何用。依先是男兒伯仲。(小生)既然夫人主義已定。我們求小將軍做主如何。(雜)說得有理。(旦笑介)你好意見把俺世征南小將從。這是衆人好意。不能相忘。任憑你們罷了。(旦解甲曠介)咳我六州節度使還家。

去做個老嫗。豈不可嘆。

(尾)俺二十年嶺外都知統依就把兒子征袍手自縫畢竟婦人家難決雌雄則願你決雌雄的放出個男兒勇(下)

(完)

不
羣
者

李健題



燕葉紀程續第六期

倭良峰遺稿

五月初一日哈密宿七十古伊吾廬地漢置宜禾都尉爲屯田兵鎮之所晉置宜禾縣後魏置伊吾郡唐改名西伊州後稱伊州五代稱胡盧磧元封族子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卒其弟安克帖木兒立明永樂四年安克遣使朝貢改封忠順王建哈密衛後爲吐魯番所有國朝定鼎四裔咸賓回部伯克額貝多勒拉於康熙五十三年內附居哈密嗣以擒獻準噶爾逆酋授一等扎薩克郡王編旗分視蒙古世效忠款此地爲新疆門戶天山橫矗其間南北兩路由此而分由哈密循天山之南迤邐西南行爲吐魯番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烏什葉爾羌和闐英吉沙爾喀什噶爾是爲南路吐魯番歸烏魯木齊都統統轄不在八城之內由哈密逾天山之北山名庫舍圖達坂譯言碑嶺唐姜行本紀功碑在此迤邐由北而西爲巴里坤距哈密百餘里古城烏魯木齊庫爾喀喇烏蘇塔爾巴哈台伊犁是爲北路漢書西域傳載南道北道皆在天山以南今之所謂南路北路則合天山以北而中分之總屬於伊犁由哈密南至南湖廿里外俱戈壁辦事協辦二員駐守住一日

初三日頭堡宿里七十環堡流泉饒有清致初四日三堡尖里六十鴨子泉宿里初五日瞭墩宿

八十里
戈壁住一日。

初六日夜行百二十里至芨芨草子入巴里坤界此爲小南路既避十三間房在南之風又免橙槽溝山路之險且近兩站誠捷徑也惟台店俱無苦乏歇處初七日早晨抵此午後復行百二十里宿胡桐窩巴里坤界山席萁草一名塞蘆即漢書西域傳之白草西城處處有之今人或用以爲之地名胡桐窩或疑爲鳥巢改爲鵠鳴窩誤矣水道記云

初八日鹽地宿百二十里入吐魯番界

初九日夜行百二十里地窩鋪少憩復行六十里次日宿七格騰木有田廬民舍水泉一道溉田數十頃自胡桐窩十三間房至此春夏多怪風名風戈壁明史稱爲黑風川

十一日闢展宿九十里通鑑作皮禪回語謂草積也市塵櫛比闢闔雲連東南爲古樓蘭今皆戈壁唐名莫賀延磧宋名大患鬼魅磧十二日連木沁宿七十十三日勝金台宿七十數十里黍油麥秀村墟演劇

酬神居然樂土

十四日宿吐魯番百一十里中有後王庭在烏魯木齊名庭州地勢高燥故名高昌唐爲交河縣乃西州交河郡之屬縣非郡治也唐宋稱吐蕃元明稱吐魯番一名土爾

番唐咸亨以後。世爲回紇所據。國朝雍正初年。回酋額敏和卓避準噶爾侵擾。內徙瓜州。乾隆十九年。以從征有功。封郡王。城名廣安城。西二十里雅爾湖。爲漢交河城。唐西州城。東百里哈拉火卓。爲元火州。元史地理志作合刺火者。又東五十里魯克沁。東漢之柳中城也。領隊一員駐守。原駐闢展滿兵五百名。漢兵三百三十名。西北界烏魯木齊。越博克達山五百餘里西南界喀喇沙爾。東界哈密。東北界巴里坤。東南界所屬羅卜淖爾。五百里按羅卜淖爾卽蒲昌海出崑崙山。周圍數百里爲西域東漢一大藪澤。普受回疆諸水及雪山冰山消融之水渟而不流。潛行地中。東南一千五百餘里至青海境之噶達素齊老復出爲星宿海。名鄂敦淖爾。蒙古語鄂敦星也。淖爾海也。卽元寧一千餘里或史所稱火敦腦兒卽星宿海。非是回語。羅卜匯水之區也。一曰渤海。又曰牢蘭海。

十五日夜行六十里。大燉尖。

追布幹台五里十六日宿托克遜。

六十里戈壁

十七日蘇巴什台宿。八十里入喀喇沙爾界。亂山之中。僅有軍台一所。台對一山。石骨沙膚。高數十仞。勢極陡絕。回人履沙而登。至絕巘。挺身直下。爭先鬪捷。以爲戲。疾如飛鳥。一瞥到地。台東北廿里。名蘇巴什溝。怪石崢嶸。累累塞路。石上書西臣賢否。或美或刺。刺多美少爲戍卒口碑毀譽。固難憑然。人言亦可畏哉。

十八日阿哈爾布拉克宿。八十五里軍台面山。如蘇巴什山。純石無沙。高峻過之。

十九日山行六十里桑樹園尖。只桑樹一株又廿里出山七十里戈壁。庫木什阿哈瑪宿。清流映裾柳陰。在地裏。瞻眺足滌塵襟。回語庫木什銀也。唐人謂之銀山郭。孝恪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是也。

二十日六十里戈壁。又三十里山溝路。溝中歷歷多榆。名榆樹溝。回語喀喇河色爾軍台宿。
二十一日新井子尖。九里十烏沙他拉宿。八十里回語烏沙他拉謂柳樹驛舍。東北約半里有密爾岱山石三大者。青重萬斤。次葱白八千斤。小極白三千斤。嘉慶四年西臣將以入貢。以其勞人罷之。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聖德昭千古已。蟬鳴草際。質小色黃。惟此站有之。

二十二日特伯爾宿。里一百漢焉耆治員渠城。唐時自烏沙他拉西南至員渠。不過百里。當在此。

二十三日喀喇沙爾宿。回語喀喇黑也。沙爾謂城。以城久色黑故名。九十里古焉耆危須二國地。辦事一員駐守。漢兵三百三名。城名協順。道光八年辦理善後八城普賜新名。境內有土爾扈特和碩特駐牧。毳幕穹廬。與回花門。回子錯。按準噶爾北部落三旗在塔爾巴哈台東部落二旗在庫爾喀喇烏蘇西部部落四旗在品河。又按準噶爾西姓於漢屬匈奴右地及烏孫車師於唐爲突厥沙陀伊犁一帶。皆其部落今厄魯特其後裔也。本元阿魯台部其聲譯爲厄魯特西北界伊犁。東北界烏魯木齊。西南界庫車。南阻沮洳。唐設焉耆褚廷璋詩。風雨猶疑鍊騎屯。至今沙磧有遺痕。焉耆鎮啟龍庭遠。

都督

都護城懸烏壘尊。

西境爲漢烏壘城都護居此於西域爲中弓挂輪臺飛皎月爾亦漢輪臺地劍磨蒲海射晴暾

蒲昌海石城東五百餘里

戍樓高處分襟帶山水遺經費討論。曹麟開詩磧路當年闢復迷幾多折戟沒

沙泥。

唐史焉耆王龍突騎遣使來朝云自隋亂磧路閉故取道高昌請開磧路

通考沙州刺史楊宣兵次鍊門其王熙邀于遮留谷宣遣將探之伏發擊平之熙乃降

烏壘威宣突騎西鑄主更以粟婆準攝國事健水一

支吞海闊。

城西五里有開都河

回峯四面抱城低。

四裔考其國

祇今西域徵遺傳笑說豐碑勒月氏。

唐阿史那社爾

禽其王那支勒石紀功

住三日。

二十五日渡開都河俗名通天河瀰漫廣三里玉沙如綿潔洄縹碧東北流瀦爲大澤曰博斯騰淖爾夜行百一十里至哈爾哈拉溝。準語謂道路當山口入庫車界走水達坂濤聲殷雷頓忘炎署水道記云博斯騰淖爾水自西南溢出流數十里經開都河之南又西南行百里折而南入山經哈爾哈拉滿軍台危磯吞吐駭浪澎湃聒耳眩目凜乎可怖不誣也廿里山路崎嶇卽古所謂遮留谷

又十里宿庫爾勒。

回語觀望也地形軒敞可供眺覽

二十七日宿喀喇布拉克。

七十里

二十八日宿庫爾楚。

一百里

準語忌諱之詞

地多古墓經者多病故名

二十九日野人溝尖。

一百里

深林密菁云有熊虎。

策達雅爾宿。

六十里

一作策特爾回語

蘭廬也舊曾安營於此

六月初一日。洋薩爾宿。六十。相傳此臺有柳樹泉。地近雪嶠。河汶紛歧。

初二日。布古爾宿。一百里。一名玉。古爾臨陣奮勇。之謂回人曾於此禦敵故名。東有葦湖。湖上一橋。爲西人回疆要津。此外別無路徑。漢書所載土橋之險。是也。見伊犁總統事略

初三日。過喇依素河。俗誤呼渭干河。謂濟不濡軌。駢車經涉宿阿爾特。一百里有數。

七十里戈壁宿託和鼐。

初四日夜行遇風。天黑如墨。幸戈壁路平。尙無顛覆之患。腰站少憩。

七十里宿託和鼐。

初五日。庫車宿。六十里。一名柳陳。又名魯陳。元史作庫徹。謂此地車輿井地有智。

井故名。一說衝衝也。言入回部之路霍吉占之亂。大兵征之。自庫車始。

城名鞏平。

辦事一員駐守。漢兵三百二名。西北界伊犁。西南界阿克蘇。東北界喀喇沙爾。東南阻沮洳。

庫車爲漢龜茲地。唐貞觀中置安西都護。統于

葉在伊犁河西。今伊犁河西之水最大者曰圖斯庫爾。卽碎葉舊蹟也。

廷璋詩。龜茲。春秋音。古鎮白雲中。都護安西此倚弓。

庫車爲漢龜茲地。唐貞觀中置安西都護。統于

葉在伊犁河西。今伊犁河西之水最大者曰圖斯庫爾。卽碎葉舊蹟也。

利。漢武師將軍李利。廣利。始通西域。何年別種徙筠沖。

史記天方國筠沖之。地徙別種於龜茲。

狐窺計水。春流碧。

按水道記厄爾勾河

沙。雅爾城。南北折有渭干河來匯。又東流爲塔里木河。又云于闐城北有大水。名樹枝水。卽黃河。

此詩原註謂庫車南有塔里木河。東流爲厄爾勾河。卽古黃河。一名計成水。疑誤。

也。一名計式水。

此詩原註謂庫車南有塔里木河。東流爲厄爾勾河。卽古黃河。一名計成水。疑誤。

十里沙。雅爾城。南北折有渭干河來匯。又東流爲塔里木河。又云于闐城北有大水。名樹枝水。卽黃河。

此詩原註謂庫車南有塔里木河。東流爲厄爾勾河。卽古黃河。一名計成水。疑誤。

也。一名計式水。

此詩原註謂庫車南有塔里木河。東流爲厄爾勾河。卽古黃河。一名計成水。疑誤。

功。大功。是爲征回第一戰。遂叨天佑威。還荒住二日。

大兵初征。庫車敗回。衆于託和鼐御製。

功。

詩。大功。是爲征回第一戰。遂叨天佑威。還荒住二日。

大兵初征。庫車敗回。衆于託和鼐御製。

功。

初七日夜行四十里過鹽水溝兩山相夾險要可扼初八日赫色爾宿。一百六十里唐書地理志載俱毘羅磧卽此也有道記

赫色爾河發源於額什克巴什山經軍台亦入渭干河

此渭干東源也

渭水

初九日賽里木尖四十里卽地理志之俱毘羅城回語安適也

入阿克蘇界拜城宿

八十里爲古姑墨地卽地理志之阿悉言城回語富厚也

初十日過札木特河河分三支東一支經賽里木東西二支經拜城西距拜城二十餘里入渭干河按水道記渭干源於穆素爾河西南流經瑚斯圖托海軍台又南經圖巴拉特軍台又東南經滴水崖沙磧北又經拜城賽里木之南南流有赤色爾河入之過沙雅爾城北又東入塔里木河隨地異名曰木咱拉特河曰西川水曰鄂根河鄂依斯塘換馬里察木齊克宿里察木齊克之西三十里爲滴水崖皆沙磧唐書西域傳自龜茲輸小沙磧謂此也產銅名楚午哈山

(未完)



驢背集續第六期

退廬居士

萬木森森繞帳廬。郊壇日落燒痕枯。燕雲一割歸無日。易水寒生督亢圖。

天壇周十里。草木叢茂。狐兔縱橫。平時人跡所不到。敵兵入。赭其地爲營。城內外各分地據守。入永定門以東。北至東珠市屬英。永定門以西北至驃馬市屬美。自正陽宣武崇文三門抵英美界。屬德。內城則日據四牌樓以北。俄奧法義分據其南。各設官管理民政。天津以都統署爲聯軍政府。分設八部。一總理部。二巡捕部。三考驗身體部。四戶部。五辦理公私業產部。六武備部。七刑部。八糧餉部。近京數百里鐵路。西南至保定歸法。東南至陽村歸英。東北至山海關俄據之。

祖龍銷盡咸陽鐵。大索還因博浪椎。父老苦秦苛法久。收京日夜盼王師。

敵軍禁民間私藏兵器。縱兵大索十餘日。犯者殺無赦。

美人深坐鬱金堂。瘦盡蘿蕪草不香。生怕妬花風信緊。容光消減帶啼妝。

敵兵藉搜查軍器爲名。白晝入人家。倒篋傾筐。各飽所欲而去。婦女輩皆蓬首垢面。自毀其

形以防不測。

朱家結客散黃金酒後論交一片心未路慘遭文字禍空餘一劍作龍吟。

王五字子賓慨慷負氣好任俠朱家郭解之流也養死士數十人往來山東河南兩道盜賊懾其名皆相戒不敢犯安維峻以直諫謫新疆貧甚不能就道子賓解千金贈之黃思永下獄傾貲極力營救得無死拳匪初起都人避亂南歸者都賴其保護世皆稱其好義子賓既爲世所重有故人獻策攻交民巷附子賓名留其稿於家爲敵兵所得遂擊殺之。

國祚將移必有妖尊前流涕聽童謠百年文物銷沈盡相宅淒涼賣賜貂。

都城未破之先民間有南北通鐵路長大清亡中國強之謠識者知爲不祥。

承平時衣冠貴族爭以奢侈相尚凡四方珍貴可愛之物悉輦致都下亂後物皆無主諸貴宅大半逃亡鼎彝圖書充積市上有人於南橫街見一紫貂出番銀十餅鬻去額相國家中物也。

五百童男護禁松景陽宮漏閉銅龍惠妃顏色凋零盡深坐雲屏哭穆宗。

日本初入城卽分兵防守宮禁宮中死亡逃逸外食指尙千人皆日軍供給之太后出巡時。

珍妃死。瑾妃從惠妃留宮。惠妃者。穆宗妃也。素饒機智。太后甚重之。時宮人無所稟承。共搆妃爲主妃。保守國璽。約束閨宦。並遣使致謝。日將柴五郎措置皆有法度。

萬家燈火散樓臺。擁簾迎門事可哀。沽盡虎坊橋畔酒。東洋車子疾如雷。

夷法。每各戶懸一燈。天明乃滅。夜闌燈盡。聽敲門聲。雖大風雨必起。門首塵穢必灑水除治。極潔居民日夕倚門。遙見洋巡捕至。皆簾擁以待。稍懈。鞭朴隨至。美國兵官居虎坊橋湖廣會館地最繁盛。多酒館。橋上東洋車往來如織。京堂以上皆乘之。

兵火餘生數劫塵。尊前語難目微瞋。彎弓欲報誰家怨。苦恨清流毒縉紳。

德國繙譯官柯達士。初隨公使居使館。克林德之被戕也。達士半途逸去。飛彈及其左肩。倖不死。德兵入。以達士爲本界知府。達士親見克公死事之慘。又圍困交民巷月餘。醉後橫刀。憤激之心。時時見於辭色。凡軍士縱酒淫亂。鞭撻路人。悉縱之勿問。當時公卿被辱者。倉場侍郎某爲之浣衣。刑部侍郎某爲之畚土。御史陳某爲之御車。鄭某爲之剗馬草。或曰軍士誤執。或曰達士有意爲之。

汚命夷庭事可悲。咸京無復漢官儀。朝天夢冷宮槐落。腸斷王維七字詩。

美提督戴麗生用副都御史曾廣鑾侍讀學士黃思永侍講學士惲毓鼎道員王鑑爲理事官四人惟毓鼎最專夷酋亦傾心倚任後疑其侵蝕房捐始稍稍疏之

紫光閣圯雙觚裏鄂鬚眉冷畫圖側帽揚鞭馳輦道無人知是霍家奴

紫光閣功臣畫像多爲敵兵竊去或剪以糊壁禁城自大清門馳道直入午門端門車馬往來無禁斷養皂隸日馳騁其間意揚揚自得也

胡服翩翩宴碧池金樽檀板不勝悲白頭老監談天寶太液淒涼罷水嬉

美提督宴諸酋於粵東新館徵集各部名優極一時歌舞之盛都城未亂時有茶園七所諸樂部逐日奏伎其來自陝西者作秦聲謂之邦子腔來自湖廣者作楚聲謂之二簧兵變後茶園皆燬於火諸弟子負時名者零落無歸至倚門乞食

遊徧江湖氣未平窮愁虛負著書名驚心虎口餘生在悔入咸陽作客卿

美人丁韙良通中文善著書游中國二十餘年歷充同文館大學堂敎習賞頭品頂戴使館被圍韙良亦在圍中後歸上海故人聞其來爭以酒果相慰勞韙良細述被難始末甚切齒諸滿員因倡言曰滿洲之入中國也兵分八旗今我八國之兵其國旗亦猶是也天道好還

不急取後悔何及是時和議尙未成奕効在京師聞其言大懼

日縱櫓蕩夜狎娼燕姬調笑勝吳娘重尋東閣留賓地搖落西風萬柳堂

曾國藩官翰林時與唐鑑倭仁何桂珍吳廷棟竇垿諸賢相聚講學因以暇延訪人才考究歷朝政治得失蔚成將帥之器近世京朝官一無所事好酒食游宴工結納或招朋聚賭作狎斜遊其下者奔走達官之門夤緣求進貴介中愛骨董書畫標榜稱名士者已不可得識者知其必釀大亂

萬柳堂爲康熙時大學士馮溥延賓地鴻博諸儒嘗宴集其中今瓦礫荒涼鞠爲茂草只餘破屋數間易名爲拈花寺

薪膽君臣患難秋受人一株汝何尤尙書更比宮詹辱徒跣雞斯作楚囚

詹事李昭煒避難京南有旨命署戶部侍郎乃奔回其鄰居童子戲以瓦礫擲入俄將行臺俄人大怒誤執昭煒笞之昭煒訴於李鴻章請移文詰責鴻章寬慰數言快快而出竟無如何也禮部尙書啟秀初聞五臺僧有異術薦於朝令畫策攻交民巷日人知其謀執而囚之旋遭母喪給假十日縱之回啟秀見奕効泣涕哀訴奕効以死節諷之不從假滿復從容就

執。

月照秋梧葉葉霜。禁庭雙宿野鶯鶯。韋娘半老風情在。十斛明珠負石郎。

蘇妓曹夢蘭以色藝冠絕一時。兵部侍郎洪鈞奉命使德奧。道出上海。以七千金購爲侍姬。挾以西行。寵之如嫡室。西人亦以夫人禮待之。嘗與柏林公讌。與威廉第二后攝一小像見者。皆爲之傾倒。侍郎使還。不一年。遽卒。夢蘭盡竊其貲。隨一僕逃歸上海。僕旋以瘵死。再入樂籍。更姓名爲賽金花。久之復還京師。諸貴人輳集其門。有藉之以通聲氣者。各使館隨員多與之交好。春初。拳匪未亂時。公使循例入賀。擬假金花西服爲公使夫人內廷徵有所聞。遣許景澄駁拒乃止。瓦德西佩八國兵符。僭居儀鸞殿。召金花入宮。與同臥起。如夫婦。金花居柏林久。通曉德意志語言文字。是時年已三十。顏色姣艷如初游泰西時。其裝束雜采中西服飾。以新法改之。奇詭出人意表。瓦德西返國。亦遘疾幾死。

幽州西望古桑乾。嗚咽河聲骨未寒。莫恨長平坑。趙卒他年報怨在新安。

通州良鄉皆拳匪巢穴。敵兵發巨礮。聚而殲之。良民冤死無算。

剪葉曾分玉牒光。不應被髮學佯狂。八王燼息胡離入。坐使淵聰據洛陽。

奕劻爲諸王所軋。以韜晦免。始拳匪事起。英使詣總署。請以兵助剿。奕劻婉詞郤之。退而語載漪。載漪曰。暴腐鼠於庭。招集無數蠅蚋。其總署之謂矣。欲遂撤之。奕劻不從。然畏其凶謹。爲之備。遇事皆不敢爭。後隨駕入山西。太后恐追師西逼。命回京議和。王與李鴻章外結好。諸酋內撫。綏百姓。一切以靜鎮之。諸臣避敵逃散者。稍稍復集。人心始定。

一局。蒼。黃。棋。劫。死。官。家。養。賊。成。驕。子。琅。璫。驛。上。聞。鈴。聲。射。殺。妖。狐。血。痕。紫。

朝廷辦義和拳。詔書前後反覆。不類一人。一時所爲。始曰亂民。令中外發兵捕之。已聞諸匪勢甚陰。以權術籠絡。練爲鄉團。又曰團民。曰拳民。旣而載漪用事。倡議主招撫。直以義民呼之前。奉詔討賊。若聶士成。梅東益。諸人。皆得罪。及北都淪陷。乘輿播遷。太后恨義和拳刺骨。御駕經介休團目郭攸源跪謁道旁。命斬以徇。並責縣官陳曰梯。剿辦不嚴。削其職。於是指義民曰拳匪。復令梅東益。剿匪於滄州。呂本元。何永盛。剿匪於河間。又剿於獻縣。又剿於景州。諸匪徒禽斬畧盡。不復能蠢動矣。

覺羅亦是天家胄。頸血糗糊濺。范陽銷卻八州都督印。鳳臺悲殉莫姑娘。

法兵下保定。英德繼之。藩司覺羅廷雍。以牛酒犒師。郊迎十餘里。法帥曰。方伯何前踞而後

恭也。因詰雍何故縱匪。雍曰：此朝廷意。雍不敢違。法帥怒。曰：中歷六月二十五日。有詔令各省護教堂。不唯不護。又執吾教士而殺之。此亦朝廷意乎。顧左右曰：清律不違朝旨者。何罪。左右曰：當斬。叱軍士卽座中曳出。斬之。梟其首。徇於衆。曰：無或如廷布政之抗違君命。誤國殃民。副將王占魁。城守尉奎恒。均同日誅死。械梟司沈家本至天津對簿。令保定知府輸十萬金贖罪。廷雍詔事諸王。由長蘆運使驟遷直隸藩司。裕祿死。兼權督篆。方自請剿匪。以飾前過。而不虞敵兵之遽入也。初。法有女士曰莫姑娘。遊保定。爲拳匪支解。瘞鳳皇臺。廷雍勿能救。故法人尤恨之。

法學卮言

但 燾

縣大郡小

余曩在日本見其制度。縣大郡小。疑爲不倫。及讀杜氏通典云。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地爲縣。則縣大而郡小。又周官作雜篇曰。分以八縣。縣有四郡。是郡固隸於縣下也。

法術

新論。術藏於內。隨務應變。法設於外。適時馭人。審是法者。判官所操以決事。今律以斟酌之權。予之判官。誠有見乎此也。術者所以因時勢之推移。範圍民志。其曰適時者。法無盡善盡美之域。以適爲得耳。孰爲適。孰不適。一以時宜爲準的。其曰馭人者。法爲人而設。非爲物而設。如虎食人爲警。吏射斃。此不得謂依法治虎。以殺人罪。是其例也。

史

周官史以獄成告於正。按史視今檢察官。而正視今推事。蓋檢察官搜集證佐。齊集請於推事。依

律斷之也。

立法權

記曰非天子不制禮。中國古時禮與法疆域不分。孝經云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唐玄宗注釋法爲禮法。此言非天子不制禮。與今日本憲法立法權屬於君主同。

領土

春秋鄭伯以璧假許田。穀梁傳曰。非假而言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是爲領土屬於主權之證。

要

周官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注要之謂其罪法之要辭。如今之劾。左傳疏漢世名斷獄爲劾案要與劾卽今之判決也。

期外不聽

周官期外不聽。注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鞠。與今律時效消失無訴權者同。

八成

周官士之八成注。鄭司農云。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決事比疏。凡言成者。皆舊有成事品式。後人依而行之。決事依前比類決之。按決事比卽今日大理院之判決例。

冢宰

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周官曰太宰掌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是冢宰太宰當今各國之總理。後周文帝依周禮建六官。遂置周官冢宰卿一人。掌邦治以建邦之六典。佐皇帝治邦國。自隋而無惜哉。

質成

禮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齋戒受質。質於百官。百官各以其成質於王官。王官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然後成歲事國用。注歲事歲計也。計一歲之用。是古之豫算。亦須經主權者裁可。始有效也。

權利

後漢書桑弘羊難文學云。夫權利之處。必在山澤。今縱人於權利。羅鹽鐵以資強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矣。弘羊之說。洞達治體。而後人非之。何

也。

富壽

家語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富且壽也。案今各國執政者。其爲政旨趣不外。使民富且壽。各國憲法各歧。然其重生命財產之處。則出一轍。孔子一言。其利溥矣。

吏帶劍

日本文官得帶劍。今民國外交官亦帶短劍。案秦紀。簡公六年。秦初令吏帶劍。是秦制已然矣。

趙惠文后與明太祖

趙惠文后問齊使曰。於陵子仲尚存乎。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論衡非韓篇曰。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巢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式段干之閭。魏國不皆闔門。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爲也。賞須功而加法待辜而施誅。不仕未有罪之人非也。其後明太祖輯官民過犯爲大誥。凡寰中士大夫不爲君用。其罪至抄罰。智乃與婦人埒。明祖起家無賴。雖有光復諸夏之功。士夫不樂立其朝。乃設嚴刑以歛之。后此律亦不用。

唐之額外宰相

唐時宰相既有左右僕射。又有侍中、中書、尚書兩令。左右丞以官未及而人可用者參預朝政。近人有主設不管部國務員者。即是此意。

唐宰相兼他職

近時各國國務員多兼他委員會之長。唐時宰相有兼節度使大學士或鹽鐵轉運使者。其用意相同。

承宣布政使誥

明清布政使一官之沿革。余已著於裁道設府議中。余在日本時於坊間搜得明太祖文集一本。署曰高皇帝御製文集。其文俚俗紕謬。不可曉之處甚多。蓋明太祖自草不假手詞臣者。讀其文。可想見其人。茲錄其承宣布政使誥於下。以備逸聞。亦掌故家所不遺也。

昔者二帝三王之設官也。爵分五等。列國天下。使守其土。子其民。世世祿給焉。惟周諸侯不法爲秦所有。秦監周事。遂罷列國爲郡縣而治之。斯法也。制也。自漢承而行。唐宋皆然。元踏中國體之然也。此句費解。郡縣之多。寰宇之廣。其中書不能一一總其事。又設方面大臣。流其職。

理方隅之務。所職之名。漢曰州牧刺史。唐因之。宋改而曰安撫。元亦改名曰行省。此皆歷代總郡邑而專方隅者也。邇來朕有天下。更行省爲承宣布政使司。所以承者朕命也。宣者代言之也。布者張陳之也。所以政者。軍民休戚。國之利病。所以使者。必去民之惡。而導民之善。使知有畏。從於斯之職。可不重乎。若非其人。則方隅之軍民失所仰瞻。若得其人。則方隅之事。軍足食。民樂耕。其鰥寡孤獨。不失其所焉。不但如是而已。則朕雖菲才。德必張矣。國家磐石矣。朕於斯廣訪多搜。人皆愚下之愚。稱朕之意者杳然。今某處承宣布政使司缺某官。爾某歷事有年。僉曰可。朕特授以某處承宣布政使司某官。往欽哉。

夫曰布政使已可賅括。而必於其上贊以承宣二字。其所疏承宣布政使之義。尤絀謬難曉。與考生之作搭題四書文無異。其他制誥辭義難曉。更過此篇。他日當別錄之。

平準法

漢桑弘羊領大司農。作平準之法於京師。令遠方之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萬物不得騰踴。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此法可用以救荒。近日歐土交易所賣賤買貴。頗有平準法之遺意。中國效之。則爲陷人之阱。弘羊在當時已叢怨。卜式至謂

烹弘羊。天乃雨。雖有良法。不以至公之心行之。未有得人諒者。自昔已然矣。

沐浴法

考試嚴搜檢之法。宋爲甚。金史太和元年省臣奏搜檢法太嚴。裂衣袒體。非待士之禮。請設一沐浴。所命諸生浴官爲製新衣著之。以防夾帶。今各國監獄。於入獄囚徒多用此法。前清禁煙公所亦然。

聽獄之法

聽獄之法。爲今日學校所不詳。外人業偵探者。多習其術。書言五聽之法。經生所不解。晉書明法據張斐上所注新律表有云。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於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首似乞。俯首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鬪。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懽貌在聲色。奸眞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爲告。下手有禁當爲賊。喜子殺怒子當爲戲。怒子殺喜子當爲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清汪輝祖言。治獄以色聽爲先。情虛者良久。卽眉動而目瞬。兩頰肉顫不已。出其不意。發一語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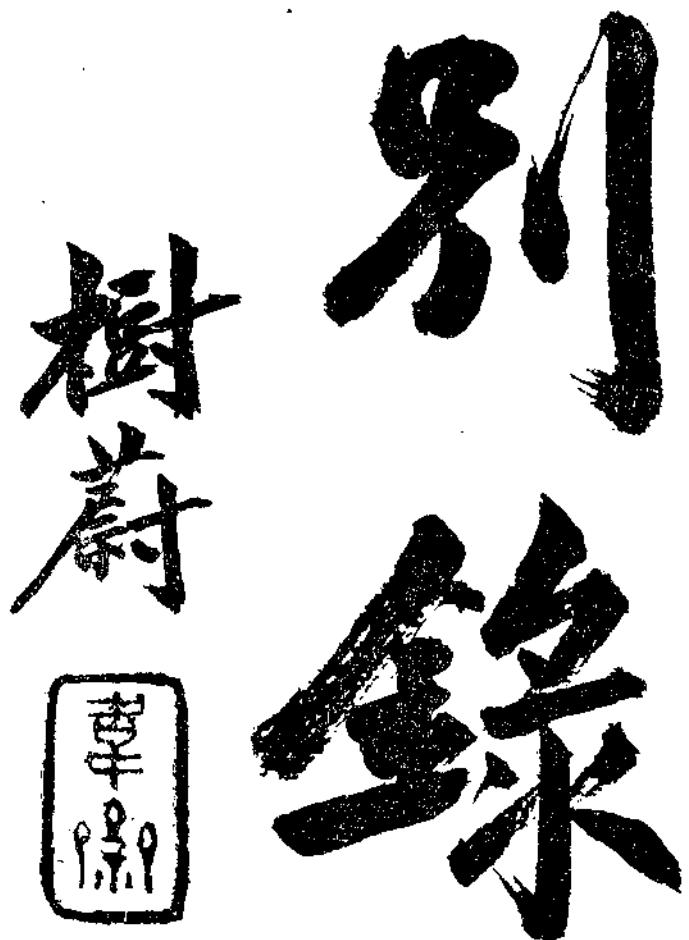
之。其。真。立。露。特。記。之。以。告。法。吏。

據文書讞獄宜慎

今法吏讞訟。倚證人證物爲重。而文書尤所置信。汪輝祖言嘉湖吏多宿蠹。有絕產告贖者。業主呈契請驗。吏挖去絕字。仍以絕字補之。問官照見絕字補痕。以業主爲挖改。竟作絕產斷贖。致絕主負冤莫白。此則法吏所當矜慎者也。

書坊禁例

清學政全書卷十四有書坊禁例。康熙二十六年所諭禁書籍。凡一百五十餘種。除淫詞小說外。有託名僧道刊刻語錄方書。稱祖師降乩等。亦在查禁之例。先是順治九年並禁濫刻窗藝濫稿。其後乾隆時則刪節之經書。及小本講章。與夫坊間射利編輯之書。如童蒙易知。童子升階一說。曉三十藝。二十藝。通套鄙陋。隨題可抄之書。皆予銷燬。今日淫書穢曲。層出不窮。報紙公布。恬不爲怪。爲風俗人心計。書坊禁例所當急爲制置矣。



國壽錄

吳縣潘氏鈔藏本

潘氏淵古樓編輯例言

一、原本屬樸園先生手稿。草聖縱橫。加以塗改。幾不可辨。息心尋繹。僅能依約得之。錄過校勘。頗至挂漏。吾知免矣。而魯魚亥豕。當復多多訂正之功。以俟君子。

一、原本分裝十帙。其敍國初勳貴及仙釋方技諸傳。約居其二。知先生初旨。固欲成一代全史。非僅表章鼎革諸公也。第錄名乃先生自定。此二帙與名未符。且使後人閱之。反生不全不備之憾。敢竟逸之。

一、先生隨筆直書於四朝人物。前後雜亂無次。且中間間附數行。或標隻句。義無聯屬。當是意之所觸。偶爾記出者。正苦刪之可惜。錄之無名。於後得一帙。先生大書於首曰便記。則諸紀在焉。因依類附入其中。諸傳并爲次序。庶幾先後秩然。雜紀諸篇。原本止標稱節死。雜紀而他端咸混載。今分輯爲三篇。更爲奏議雜紀。見聞雜紀云。

一、南陽伯李元胤從容就義。與何中湘差堪頗頗。傳初在便記中。今改列錄內。江南之失一篇。

則又自錄改入記也。蓋楊維垣之死。平寇志謂其僞題空棺。張捷之死。國榷稱爲選人逼盡事存疑信。入記良宜。題字則鄙意所妄易也。若記中李成棟。儼然殉國矣。顧其始手殺唐帝。晚節詎足蓋愆。故置之。進其子而黜其父。非爲悖矣。

一、便記攀髯疑案江陰疑案二篇。原本亦列錄中。標題固曰襄城伯李國楨傳。中書戚藩傳者也。今考諸書。類稱國楨屈身闖逆。被夾折脰。辱極自縊。且其人庸鄙誤國。此等偉烈。無論實事難能。政恐夢想未到。舉而歸之。亦太不倫矣。至戚藩顯登新朝。甲榜節死之謬。尤不辨自明。如傳所云。令九原有知。不反顏恧耶。則曷爲不削之。曰此二事者。當時要自別有其人。特湮沒不傳。遂以訛傳誤耳。今既知其非李與戚也。雖其人不可考。而使人聞其事。想見其爲人。而爲之低徊感歎。亦足不朽矣。且傳其事。庶或終知其人乎。謹標之爲疑案。世有博識者。將質成焉。

一、仗義而不死。及死而不得其姓氏者。皆自錄移入便記中。唯女子不在此例。以錄中本屬寥寥。且以之感激鬚眉。尤宜恕觀故耳。

一、諸雜紀所載。或錄中有本傳者。輒移附傳後。逸事可以補闕。兩說亦可傳疑。

一、原本有字體模糊及蠹殘墨漬。皆空之。如年月地名科分原虛以待考者。加○以別。或爲□者。則諱莫如深也。

一、先生書法多作破體。間有舛誤。當屬筆綻。謹於眉間標出某字。疑當作某。未敢妄易。致蹈金根。

一、錄中有一人兩傳。分見數帙中者。大都一屬初橐。一屬定本。輒彙爲一篇。錄定本於前。而以初橐降一格附焉。自雜記移附者亦如之。間存鄙見。或援述他書。則降格雙行。示別也。原註則雙行而不降格。且另書原註字外。加口。務求一目了然。毋容相混。

一、先生曾仕魯監國朝。故於魯臣本末。極爲詳明。宏光隆武兩朝傳。咸不及也。永歷紀止於丁酉傳。亦僅何李二篇。大約作書時事止此耳。若燕京殉節諸公傳。至夥矣。然類皆寥寥數言。生平行事。不少概見。文亦多似絕不經意者。意討論修飾。尙猶有待。蓋先生未成之書也。惜哉。

一、原本爲扶風氏家藏。扶風故好古。多蓄異書。是書以先生原筆。尤珍重也。好友弗示焉。辛丑春。慨付錄出。存敝廬者數月。雖鄙性硜硜。又稍負潔疾。可絕諸慮。而扶風之不吝借抄。厚意。

未可忘也。并筆之以志感。

國壽錄卷之一目錄

孫承宗

賀逢聖

范景文

盧象昇弟象觀 象晉 葛麟

李邦華

孟兆祥子章明

李夢辰弟

申佳胤吳甘來 陳純德 陳良謨

鹿繼善

張羅彥

陸夢龍

周鳳翔

馬世奇

劉理順

胡守恒

馬如蛟

王 章

金毓峒

許 直

成德翼

成 德

劉永錫

黃炯劉從義

關永傑

王象復弟象春 子興慶與繼 從子等附

陳士章

蕭漢

邵宗元

閻爾梅

徐一源

陸士鉉

姚士昇

許琰

郭

鞏永固劉文炳

王國昌

金冠子士麒

周遇吉

廖應登

馬岱

朱

賀秉鉞

王之俊

方正化

熊夫人宋氏

宮人魏氏費氏

尹熙華妻

易爲昇妻汪氏婢陳氏

吳信妻王氏

羅田女子王氏

城外女子張氏

潘鵬妻徐氏妻楊氏

李氏姑媳

以上崇禎朝

國壽錄卷之一

大學士孫承宗傳

孫承宗字愷陽。北直保定府高陽縣人。甲辰科榜眼。仕至殿大學士三奉命守山海關。時無失事。尋致仕。己卯。□兵復入高陽城。羣執承宗坐其堂上。脅使從去。承宗不應。既曰。只有一死耳。母多言。其將不敢上劍。承宗曰。若退我有死法。遂取□兵弓弦自縊死。後二十餘日。親朋始敢入。則承宗尸顏色如生。時同死其子孝廉某。官生某某。孫中書某。官生某。共一家從難十四人。

附便記中一則

承宗廣寧失後。出復河西數百里。忤璫閒住。己巳之變。特簡無功罷去。戊寅。□逼高陽。倡義捐貲。率子弟家丁禦敵。城小。□益至。遂破。露刃勒降。承宗端坐不動。罵敵見害。閨門同死三十一

人。初。卽復原官。予祭葬。壬午。贈太傅。蔭一子中書舍人。

大學士賀逢聖傳

賀逢聖。字克繇。湖廣人。罷相家居省下。初。左良玉鎮襄陽。逢聖嘗與通。壬午。李賊至新野。良玉欲發兵守樊城。時張獻忠部有畔歸良玉者。不聽。使良玉令必行。乃復畔。譁自鼓而下。良玉乃與俱漢口。兵乏食。逢聖遺之以糧。譁止。及自成既陷襄陽。良玉但守安慶。而獻忠乘間計陷廬州。癸未。渡河南。陷武昌。諸郡。逢聖自經死。

大學士范景文傳

范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北直吳橋人。登癸丑進士。積資俸以工部尙書入爲大學士。甲申三月初旬。賊報急。上日召對諸廷臣。相向無策。其賢者退而涕泣。其爲賄賂情面者如故也。首輔陳演發南遷之議。上色厲曰。吾聞國君死社稷義也。遂無從更此議者。東案從更二字有誤。疑當爲從臾。卽懲惡也。同官蔣德環與演並疏請田里。詔許之。德環夜疾出都。演留不發。十九日。賊入城。景文自念大臣必爲所求。誓不失節。急投井而死。後演與魏藻德、方岳貢、邱瑜俱被刑辱。拷掠無算責贓。唯蒋以先出都幸免。賊知景文已死。乃概大書忠臣二字於殉節之門。

兵部尙書盧象昇傳弟象觀象晉 孝廉葛麟附

盧象昇。字九台。號建斗。南直宜興人。祖立志。以乙榜河南太康令知名。象昇以萬歷辛酉鄉薦。明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以本部郎出知大名府。陞山東副使。歷鄆陽巡撫。移撫湖廣。陞兵部侍郎。賜劍。總督五省兵馬。禦寇頗有斬獲。丙子。總督宣大。憂去。尋以建兵入寇。加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復賜劍。總督各路援兵。勦禦無功。降侍郎。十二月。身督戰於河間之賈莊。陣沒。楊廷麟爲之請。卹方部議而國變。且止。宏光中。贈少保。謚忠烈。象昇爲人短小。性和易。弱不勝衣。於朋友之義。雖風雨必赴。爲大名時。始習騎射。頗精。便以底定爲己任。賈莊之役。身先士卒。嘗於馬上殺賊。自有督師稱。敢氣推象昇矣。弟象觀。字幼哲。崇禎壬午解元。癸未成進士。宏光中。奉詔徵甯南都敗。從通城王盛激起義於湖州。八月二十七日。戰死北門。少弟象晉。諸生。念兩兄苦爲國死。乙酉後。不就試。率閉戶著書。至庚寅。尙髮完偶。爲仇者所持訐逮。□撫土。土重傷其家。率忠主竭命。頗欲生之。故曰。知晉不敢抗。□當是薙後。復生晉。大言曰。此髮故。自明。出土卒義之。出強薙入見。爲已其爭。時與象觀同難。爲壬午孝廉葛麟。麟字蒼公。南直丹陽人。資力能徒步數千里。祁忠敏彪佳。嘗聘爲監紀。推官從義湖州。不終。

都察院李邦華傳

李邦華。字懋明。江西吉水人。貧客游浙館穀。撫湖墅徐氏。有少年以氣悍爲鄉黨所憚。伏惡邦華。去棲靈壽寺廡。破衣僧見其狀。憐而進食。又爲之具行李。後邦華改今名。登甲辰進士。歷仕爲浙江巡按。於是按求破衣僧。僧畏報曰已死。欲得其墓所祭之。乃以實告。蓋別去九年。又非初名。不相悟。故所德。邦華於是下少年吏。而必令破衣解之。報破衣也。慕文山之爲人。手捧讀其詩文。不釋。嘗以畫像自隨。雖寒暑風雨。舟車千里行。不令一日不見。甲申三月十九日。聞順成齊化二門竟自開迎李賊。歎曰。此吾從文山先生之時矣。因具冠帶。向先生畫像行四拜禮。口占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因自縊死。家人迺以文山先生畫像并殮之。曰。公酷好弗奪其素志。

刑部侍郎孟兆祥與子進士章明合傳

孟兆祥。字允吉。號肖形。山西澤州人。登壬戌進士。歷官至刑部侍郎。子章明。癸未進士。方候選。兆祥性剴直。與其子言。無不以古人。曰勿謂史記所載忠孝等事。後人便不可爲。予受教唯唯。甲申三月十九日辰刻。賊自成竟陷都城。諸大小文武官俱匿民居。買丐者。服服。一嘗五六金。僞天佑殿大學士牛金星出僞示。先朝文武俱於二十一日蚤詣東華門。自陳職名。願效力者。量材力任。

用否者聽。違者族諸。文武迺色喜。或以倅得官。或以可自便脫去。先是縉紳欲潛匿。輒毀其冠時猝不可得。或從梨園裝中乞之一冠。嘗三四金兆祥謂其子曰。初以上在待之。今上已死。高皇帝吾與若。豈復能從。紛紛諸公賊前高唱打恭哉。於是相與朝服北面拜。起投繯並引絕。

食餘

星
伯

山廬



詩牌

略例

一、俗有詩牌之戲。取詩韵中普通之字若干。製爲紙牌。分座序次拈取。略如翻牌。以先成詩者爲勝。茲仿其意。節取詩詞中所常用者二百餘字。散錄於後。閱者可就所錄之字。綴成詩詞。寄投本社編輯部。

一、作五七言古體者。一首即爲合格。律詩以二首絕句以四首爲合格。作詞者長調視古體。小令視律詩。小令單調如「如夢令」、「單調憶江南」等是視絕句。

一、用字既以二百餘字爲限。如有溢出範圍之外者。雖屬佳卷。亦從割愛。

一、錄取前十卷。由本社酌酬。酬贈之物隨卷揭曉惟一人作數卷者。只酬其一。

一、收稿於陽歷五月底截止。

日 月 風 雲 雨 露 春 秋 晨 夕 朝 夜 宵 陰 陽 花 草 樹
葉 果 梅 杏 桃 李 鶯 燕 鷗 蝶 鶴 枫 林 松 孤 雙 三 百

千萬一江山溪湖嶺峯開落齊梁深淺紅綠翠
白黑朱黃紫生熟茶酒詩尋吟樓閣亭臺院簾
遠近輕重纏噠天地晚暮大小不可爲而新舊
竹柏眼眉口手足聞見聽有無極何悲喜悵
恨樂今古分合歲璧關美惡人物青素吳越歸
去我君爾余身髮醉坐車馬珠玉碧國家亂中
半粉脂劍剪刀弓簫笛笙鼓琴瑟吹彈離別飛
舞疊衣袖錦繡門戶隱滿東南西北絲絰寒暖
客游笑淚心頭更殘魚鳥彼此是非王謝楊柳
蓬轉事時恩怨愁斜直音情色船樓啼約略削
翻牋流游休立睡燭香如若似已堪鄉涼州
道痕故張圓方消息俱各多歌舟實

其一字兩解者可隨宜用之。如重爲輕。又爲重疊。更爲更鼓。又爲甚辭之類皆是。

第六期校勘記

目錄第一頁第十二行小注唯識教義誤作成唯識論。
御史制度論第二頁第七行闡葺誤葺。又第四頁第六行雖時或時誤是。又第八頁第六行言論龐魯誤龐器。又第九頁第五行有臟誤有臟。

詞言通釋第九頁第十行釋詞曰詞誤祠。

歌戈魚虞模古讀考質疑第二頁第四行必讀 a 為 a 下 a 字當作 a。文第五行本可讀爲 a 也亦當作 a。又第十行弇則爲 a 誤作 ä 多則爲 ä 誤作 y 又第三頁第一行 yan 誤脫首綴。 y 字。

傷寒論題辭第一頁第五行翰林學士誤作翰林。又第二頁第十行今作鞭即俗硬字者鞭誤鞭。
養蠶學第一頁題下應有汪楊寶三字。又第五行不知誤作不如。又第六頁第三行一二五之二誤作一。又第九行潔桑飼育二字誤倒。又第十行故養蠶者誤作養桑。又第十二行卽移蠶兒移誤作以。又第七頁第四行染病者多誤作少。

文錄第三頁第四行屋宇誤作字。又第四頁第六行全紹衣謂先生謂誤作請。又第五頁第九行偷惰之習慣誤情。又第六頁第二行生當明季誤倒作當生。又第四行嗚呼誤。嗚呼。又第九行題應頂格誤低二字。

詩錄第二頁第二行小注浙山誤浙江。又第八行琉璃界琉璃誤玻。又第四頁第十行置蓬蒿誤作懸。又第六頁第七行題北征詠征誤往。又第十一行西冷誤四冷。又第七頁第四行梧零誤作雲。

大周國寶題詞第一頁第二行所藏誤作所廣大周誤夫周。又第五頁第三行第一字主誤王。又第八行小注此又誤倒作又此。

臨春閣第一頁第九行這話倡揚出去話誤語。又第二頁第十二行迴繞誤迴繞。又第五頁第十一行神通廣大誤作太。

燕葉紀程第二頁第十一行安定縣宿下注六十里誤十六。又第四頁第九行元興滅夏滅誤減。又第五頁第十一行明立五衛明誤朋。又第六頁第三行建康古治古誤右。又第七頁第一行小注文獻通考誤脫考字。又第八頁第十行允姓之戎允誤久。

驥背集第三頁第十一行遣都司某誤作遺。又第五頁第三行降爲誤僞。又第八行而問者誤面。又第七頁第二行辟齷誤作齷。又第三行收藏誤攷藏。又第八頁第十三行中書玉彬脫。彬字。

通訊輯錄第三頁第三行而講求之而誤爲。

